

淚珠怨

中華民國廿二年十二月出版

哀情
小說
淚珠怨

全書
一册

角

必	翻	所	版
究	印	有	權

著 者 吳 門 雅 明

出 版 者 新 智 書 局

印 刷 者 新 智 書 局

發 行 者 新 智 書 局
上海白克路公平里

總發行所上海
四馬路
麥家圈
新智書局支店

分售處
各省
埠
各大書局

諸序

情之爲物。統塞宇宙間。社會一大黑幕。與之有係。所以社交者。以不潔之雜交。讓成顛倒。卽陷黑幕之窟。捉足難出。夫復無疑。慨者。現代青年。弱於情慾。表面勇躍於事業。不外乎匿隱色慾。神工鬼斧。盡其竊玉偷香之技。彼方受澀。終而覺之。徒增血淚以頰腮。悲劇叢生。不惜自戕。光怪陸離之社會。霎變黯慘世界。沉淪於孽海者。朝夕責責呼冤。於是困守殘生。埋土了事。嗚呼。此類新聞。傳揚耳目者。方興未艾。予慨願青年人士。痛改前非。登光明之社會。是爲序。

民國二十二年秋雲陽諸寒萊序於海上

淚珠怨 諸序

小哀情
淚珠怨目錄

- 第一回 嘆血驟噴遍車訪知音……含沙暗射強笑入朱門
- 第二回 心已粉碎不堪入空門……腸繼寸斷難以慰芳魂
- 第三回 魂銷白羅帳曲線呈現……恨結青衫懷狂熊畢露
- 第四回 落魄嘆窮途好花苦離……碧血傷丹心小草憐活
- 第五回 酒醉徇街頭救人昂昂……語終揮淚珠怪事咄咄

淚珠怨
目錄

哀情
小說
淚珠怨

吳門鄒雅明著

第一回 噴血驟噴遍車訪知音 含沙暗射強笑入朱門

一間精美臥室裏。一張沙發上。坐着一個美麗而很瘦的女郎。側邊站着一個中年的傭婦。含笑道。小姐老爺同你配的親事。現在媒人在廳上。聽說中秋是完婚期。我們有喜酒喫哩。女郎陶秋萍聽了。嚇得面如土色。昏倒沙發上。傭婦何媽嚇了一大跳。慌忙叫喊。陶秋萍遂醒來。鎖定了神。想開言。却說不出。似有濃痰塞住嗓子一般。便對準側邊痰盂。用力一咳嗽。見吐下鮮紅一塊血。滿腔血腥氣。不覺大駭。便嗽口。祇是長嘆短吁。何媽知道爲了蘇家的婚姻問題。時常抱着悲觀。可不知究爲着何事。造成這現象。真是有錢也不好。沒有也不好。

恐她不及我徜徉自樂哩。想到這裏。便囁嚅着道。小姐有什麼不開心事。不要悶在心頭。剛纔你的態度。令人嚇煞。可爲了婚事。說畢。右手叉着腰。秋萍嘆口氣道。別多話。下樓去。何媽只得退出。秋萍得不到心上人。祇是偷彈淚珠。血也時常吐。臉也不住瘦。光陰易逝。已是七月中旬了。秋萍的嫁粧。爸爸劍輝全都準備。秋萍至此。能不腸斷寸寸。心中的隱痛。祇有付之淚落。長嘆短吁。總想不出妥善辦法。就喚何媽到寢室。叫她坐。何媽莫明其妙。有些受寵若驚。那裏敢坐。問道。我不要坐。小姐有什麼吩咐。儘管說便了。秋萍坐下沙發道。你坐了。我有要緊的事。和你商量。何媽真是丈二金剛摸不着頭腳。她是有錢人。怎說和我商量。只要有金錢。什麼要緊事都可以辦。心雖想着。就在秋萍側邊坐下。秋萍道。何媽。你來我家。足有兩年半了。你的。心。很誠篤。我家所來器重的。我現在

烟

和你商量的。就是婚姻問題。姓蘇的。你也知道。是儂薄的。我不願嫁他。在五月裏未訂婚以前。我已和姓陳的訂婚過了。他的舉動。你也見過。比較姓蘇的好多了。不過窮一點。反轉來說。窮便是富的基礎。我爸爸貪了富。把我嫁給姓蘇的。我既然和姓陳的訂婚過。怎再可和姓蘇的撮合呢。所以我痛恨爸爸。不能悔婚。現在木已成舟。焉已燒眉。爲今之計。我想明晨和你去找姓陳的。孤人獨尋。有許多不便的地方。況且出家門後。非尋到不可。達到取諦婚約。圓滿結果。遂回家門。何媽。這你要答應我的。我將來毅然重大的報答你。說罷。懇切地注視着何媽臉上。何媽皺了幾籬眉。就道。這可使不得。上海地方大。一時到那裏去找。俗說出門易。進門難。將來老爺太太知道。不但把我飯碗頭打破。說不定還要吃官司哩。我看小姐還是媽媽虎虎吧。免得一番跋涉。秋萍急道。我爲了

為

姓陳的。面黃如蠟。骨瘦似柴。費了萬千心計。豈肯中途輟情。現在說的。我已下絕大的慾望。請你不負我請求吧。說到這裏。掏出六張五塊錢的鈔票。放在何媽腿上道。這三十塊錢。聊表我心的。也不算謝你。別推諉。就收藏吧。何媽見五張簇新的鈔票。看了眼癢起來。心想我每月工錢。只有五塊錢。三十塊錢要做半年。老爺太太要叫得嘴酸。我何不收了再講。何樂不會。就把鈔票捏在手裏。微笑道。既然小姐這樣說。我不敢推諉。不過尋起來。不是一月兩月尋着的。那末小姐想帶多少錢尋呢。秋萍道。兩百塊錢吧。何媽點點頭笑道。這可夠了。不過小姐出去。須要空身。帶了物件。那個開門阿二。十分狡猾。恐不容易出去吧。況且老爺已經吩咐過。秋萍蹙眉道。物件怎麼可不帶。不是去了便來。那不帶不要緊的。你須想個妥當法子來。何媽把鈔票納入衣袋。想了一會道。有了。我

倆真是聰明一世。蒙懂一時。那後門不是可走的麼。秋萍勉強笑一笑道。對啊。還是你聰明。那末你頓會到東邊轉角一家汽車行裏。叫他明晨七點鐘到後門。你須早點起身候等。遂來喚我。不過不可驚醒別人。切記切記。何媽答應。秋萍又道。你去吧。可喚我爸爸來。何媽喜氣洋洋。就出去了。不多時。見劍輝啣着半截雪茄走進。就叫聲爸爸。劍輝點點頭。歪坐着桌邊一張椅子。把雪茄箝在手指。問道。喚我來有什麼事。秋萍囁嚅着道。我的婚期就在目前了。以前的掙扎。自己鑄成大錯。造成這種地步。還覺迷途未遠。慾海無邊。回頭是岸。所以我痛改前非。還我原有的快樂。爸爸買的嫁粧。都很新式。不過衣料等物。尙有不稱心的。我想明晨親自去揀擇。爸爸現在可給我三百塊錢。諒可答應我的。劍輝大喜道。難得你回心轉意。不虧我養你一場。你的面貌。瘦得不似從前美麗。

和身體。不似那樣婀娜多姿。好好靜養一月。吃些補品。包你恢復健康和美麗。至於買衣料。明天同你出去是了。秋萍道。我不要。同去也好。三百塊錢現在一定要的。劍輝祇有一個愛女。祇得答應。就回到自己寢室裏。如數給秋萍。秋萍得到三百塊錢。非常快活。眼巴巴望着天晚。老天偏要延遲時光。好容易到傍晚。吃了晚膳。就到臥室裏收拾應用物件。收拾完竣。便登床入眠。有心事的。怎的睡得着。一覺醒來。見帳外一片銀光。從玻璃窗外透進。萬物靜悄悄地。一點沒有聲響。知道時候尙早。就閉眼想熟睡。那裏脛得着。那個腦海裏。不由得波瀾反覆。起伏不定。秋萍翻來覆去。不能入眠。面額胸背汗香淫淫。索性欠身坐起。擡開羅帳下床。就覺身上一涼。遂把窗子開了。見澄清的天空。祇有幾點明星。好似澄清的太湖。遠遠燃着兩盞漁火。兀自晃動的一般。一輪明月。漸漸西

墜。涼風徐來。胸襟頓開。秋萍掠一掠鬢髮。拍了兩下胸。自言自語道。好風吹。月兒多麼快樂。多麼自由。萬千里的長途。並沒有一絲半縷的雲兒攔住。我明晨找尋華英也似月兒自由。尋着了也似月兒快樂。月兒啊月兒啊。你銀光照着大地。好似兩顆大眼睛。遍瞧着人間。什麼都能瞧見。那末華英住在那裏。請你告訴我。到中秋時。多買些香斗食品來供敬你。請你說吧。胡亂說想了一陣。就聽桌上翠石臺鐘。噹噹噹的敲了三下。就關窗登床。可是不能入黑甜之鄉。直到東方發白。兩眼覺得澀痛。就不由得朦朧睡去。不知道經過幾時。驀地聽得隱約叩門聲。就猛的醒來。見一片陽光。將要吻上窗櫺。知道是時候了。連忙下床。遍理了一理雲髮。趺着拖鞋。躡足把寢門開了。見是何媽。就輕聲道。汽車可來了。何媽道。早來了。趕快走吧。說時走進。秋萍就連忙一裝束。留下一張紙條。

放在抽屜裏何媽急道。唉。真是急來抱佛脚。快點快點。秋萍到此時候。未免黯然魂銷。落下幾滴眼淚。硬着頭皮。只得拎着物件。和何媽躡足到後門。見門已開着。走出門。見一輛深藍色的篷車停在馬路沿邊。車夫見秋萍倆。就把車門開了。何媽帶上後門。遂一齊登上汽車。秋萍對車夫道。到西藏路遠。東飯店。車夫答應。就嗚嗚的兩聲。汽車開向馬路上。四個車胎。漸滾漸快。直向前邊馳去。朝風習習。很覺涼快。一頭雲髮。吹得蓬鬆欲舞。忙得不時地整理。轉瞬之間。已經過福煦路。將到孟納拉路成都路口。驀地隱約聽得喊道。秋萍……秋萍……秋萍心裏砰的一跳。默忖這清晨。誰來喊我。可奇了。慌忙扭轉脖子。向後一望。這時汽車微微地轉灣。向孟納拉路駛去。秋萍恍惚間。似乎見一人身穿白短衫褲。飛奔而來。後來不能望見。遂扭轉臉。心裏突突亂跳。不知究竟誰人喊

我。可是華英吧。猛的轉念。毅然不會是華英。他在這裏作甚。使人迷離難辨。就問何媽可聽得有人喊我。何媽道。沒有聽得。這早誰來喊。況且小姐認識人很少。定是小姐心記。所以耳朵恍惚間。似有人喊你了。秋萍半信半疑。眨眼間。已到遠東飯店了。車夫開了車門。秋萍何媽走下車。拾下物件。秋萍付去車錢。就有一個白色制服的茶房推門走出。笑嘻嘻道。兩位可是開房間。秋萍點頭道。是的。物件可拾進去。茶房答應。就拾了物件。一齊進門。見門裏幾隻打彈子的檯子。地方很大。就走進去。從電梯乘到二樓。開了兩百二十三號房間。一張大銅床。餘者應有盡有。每天房金三元。秋萍先付了拾元。茶房慇懃招待。秋萍飯後。就和何媽到城裏梅家街附近去尋。沒有地址。那裏尋得着呢。日復一日。天氣又熱。總是順興出去。恨恨回來。這樣的一月。仍舊沒有尋到。何媽見兩百塊

錢將要用完。頓生歹念。就對秋萍道。小姐。陳少爺沒有尋到。錢倒用完了。我勸小姐。還是安安穩穩回家吧。別飄泊在外邊。吃苦起來不及了。秋萍聽了。不覺酸從心發。歛歛地眼淚落下。心想我的婚期過了。至於蘇子章娶不到我。必定有一番亂子鬧出。就是爸爸媽媽。毅然有口角發生。爲了我一人。要是事情擴大起來。叫我怎樣辦。現在我欲進不得。欲退不能。拿什麼方法來應付危機呢。心雖想着。淚如泉湧而出。默然不語。何媽道。哭也沒有用。爲今之計。祇有一個辦法。你贊成嗎。秋萍嘆口氣。頓了一頓道。到這個地步。祇要你有辦法。我怎麼會不贊成呢。何媽道。這可好了。我有個親戚。在浙江路開店的。只要小姐拿出剩下的錢來。我們可以住半年。有了半年的光陰。難道陳少爺會找不到麼。秋萍心想不錯。就把剩下的四拾多塊錢。交給何媽。叫她去接洽。何媽收了這筆

錢十分快樂。就出了遠東飯店。雇一輛人力車到小花園。從第一弄第五家走進。見中央一間擺着一張桌子。四人圍着。正在劈劈拍拍的打牌。兩邊是兩間。就從東邊一間走進。見黑魃魃的。東邊靠窗放着兩張沙發。南北兩邊放着兩排紫檀几椅。西邊中央。隔着一片板壁。靠壁放着沒有牀欄杆的一榻。側邊一張檯子邊。一張椅子上坐着一個四旬開外的老婦。右手貼着右腮。凝眸若有所思。何媽就叫聲唐阿姊。老婦撇下右手。移臉見是何媽。就笑道。原來是你。請坐請坐。何媽就坐下。女傭倒過茶。老婦笑道。你好久不來了。現在可仍舊在海格路陶家。何媽道。我已經不在陶家。今天來。特地和你商量一樁事。不過不是借錢。大概可答應的。老婦道。什麼事。你說。何媽道。我有個親戚。家境很窮。祇生一個女兒。生得容貌姣艷。正在荳蔻年華。也讀過書。並且擅長歌曲。在這米珠

薪貴的時候。實在不能夠維持生活。所以她父母願意把女兒出賣。就託我問。我知道你家營業鼎盛。附近妓院中。可手屈一指。不過身價極廉。祇賣五百塊錢。姊姊你想。多麼便宜啊。老婦道。貴是不貴。不過時局不振。我現在不要。何媽感到失望。嚇了一大跳。急忙道。我也瞧他家可憐。情願費一番口舌。所以特地來。姊姊也瞧我可憐。成全我的志願。姊姊對於我親戚。真是陰功積德。就是身價便宜一點。祇要姊姊說。我總可以代作主的。老婦頓了一頓道。你說那女子生得美麗。我又不曾看見。就是便宜一點。我這也難說。必須領來一看。遂能夠說多少價錢。何媽心想有些希望了。不過領秋萍來。恐怕真相畢露。那就糟了。心上盤算一會。就道。我也這樣想。不過女子怕羞。表面上是反對父母的。姊姊准定要看。這也使得。不過她來。你不能夠說明。因為懦怯的緣故。至於寫賣身

契文。我想別寫了。只要人對。銀和人交換可好。老婦道。要是成功。賣身文怎可不寫呢。將來恐發生意外。你是中人。要問你說話的。何媽心想寫不寫不成問題。只要錢拿到。就可鴻飛冥冥。他鄉寄跡。就答應寫。又道。這一間在日裏也覺昏暗不明。還什麼不開一盞電燈亮着。老婦道。日裏不常開。因為夜裏通宵的開着。差不多都是二百支光。一月費電很大。日裏沒有客人進出。就簡省不開了。談了一陣。就告別出去。心裏很快樂。胡思亂想了一陣。却忘掉雇人力車。不知不覺地已到遠東飯店。見對面跑馬廳鐵柵邊。有個測字攤擺着。默忖賣身文何不交測字先生寫。同秋萍到那邊寫。恐生一番波折。把主意打定。就走過馬路。對測字先生。寫賣身文的詳細情形。說了一遍。測字先生兩眼朦朧。兩手又攤角。把頭微微點了幾點。何媽見他年約三十。滿臉煙態。好似沒有抽着大

煙的一般。就道。咦。你別作耳邊風。我說的話。都記得麼。測字先生睜開兩眼。笑一笑道。聽是聽得幾句。有幾句沒有聽得。請你補說幾句吧。何媽道。你的心。可在肝上。叫你聽了。仍舊忘掉。大概沒有抽着大煙。所以聽不得了。測字先生揉了一揉眼睛道。我沒有大煙癮頭。高興就抽二十多洞煙。不高興時。簡直聞着了。也要嘔的。我現在的精神倦憊。是昨夜打牌的緣故。說起來真氣。我輸了十塊錢不算。還罵我曲死洋盤。你想氣不氣。所以我碰到一人。就告訴一人。現在你來。我也告訴你。我以後誓死不和那們忘八狗徒打牌了。何媽聽了暗好笑。不和他多言。只得再說一遍。測字先生就照何媽說的程式寫了。何媽畫了中人的十字。遂付去寫錢。回到遠東飯店。對秋萍笑道。小姐真福氣。畢竟一言成功。陳少爺不難找了。不過小姐須去接洽一趟。明天下午就可以搬去。秋萍心

裏一寬。自然答應。當夜一宿無話。明晨。秋萍把房金結清。稍略裝束一會。何媽在旁邊笑道。小姐真漂亮。我們鄉下人沒有見過的。毅然疑是仙子了。秋萍如嘆似笑的道。仙子的容貌。被惡魔吸去了。不知何時。還我原有的美麗。和原有的健康。何媽笑道。到我親戚家裏以後。好好地靜養。就可恢復原狀。頓了一頓。又道。現在出去。先到我朋友家去一趟。遂和你到我親戚家去。不過小姐到我朋友家裏。不可以多開口。免得人家討厭。秋萍道。喔。你朋友家裏。有什麼金碧輝煌的陳設。要來討厭我呢。那末我不去了。何媽連忙道。我說玩的小姐別認真。快走吧。遂一齊出了遠東飯店。雇了兩輛人力車。到小花園。走進衙子。見每家乳白色的門燈上。都寫着幾個紅字。知道是堂子。就道。何媽。你的好朋友。原來在妓院裏。既然討厭我。我本來不願意進去。就在外邊等你是了。何媽嚇

了一大跳。想她怎樣也知道是堂子。就停步。轉身笑一笑道。好小姐。既然回來。當然同進。毅然不來討厭你的。說畢。伸手拉秋萍的手走。秋萍倒退一步。嘆味一笑道。難難看看。攜手走。算什麼樣子也罷。就跟你進去吧。何媽心中一喜道。那麼跟我走。說罷轉身。遂一齊走進妓院。見老婦坐在榻上。右手指箝着半截的香烟。旁側檯子邊一張椅上。歪坐着一個二十光景的少女。好似在說話。何媽笑迷迷的。對老婦叫聲姊姊。老婦點點頭道。請坐。何媽就在少女側邊一張椅上坐下。移臉對秋萍道。你可就在那邊坐。秋萍答應。就到東邊椅上坐下。老婦對何媽道。這入就是嗎。何媽不便說什麼。只得點一點頭。秋萍聽了。心想說我做什麼。令人不解。也不便詢問。見少女生得白皙妍麗。雲鬢蓬鬆。臉上尚有昨夜的殘脂粉。好似剛纔起身的一般。知道她是妓女了。不過像她的年華。和

容貌的美麗。操這生涯。也是可憐的一樁事。這時恰巧老婦和少女的眼光。碰個正着。秋萍見她倆脈脈熱視。倒有些不好意思。就移臉看他處了。少女見秋萍生得姣艷。婀娜多姿。不過面孔瘦些。這樣的好女郎。賣身來充妓女。真是老天不見憐。使她墮落火坑。也是一大可憐。瞧她服裝華麗。和面貌柔美。不至於造成這種地步。少女雖然想着。可是兩眼不轉地瞧着秋萍。何媽默忖事不宜慢。就一起身。對老婦笑道。姊姊你來。我有話同你說。說時。向裏邊走去。老婦就跟進。何媽見裏邊昏暗不明。旁側有間夾廂。有電燈光從門壁縫裏射出來。就推門進去。見右邊放着一張沒欄的鐵床。左邊放着一張桌子。和幾張椅子。點綴其間。遂一齊坐下床沿。何媽掏出一紙笑道。賣身文已經寫了。你瞧。老婦接過。抖開看了一遍。何媽笑道。姊姊也識字嗎。老婦把紙折好道。認得幾個的。遂

移臉。見何媽笑容中而帶驚惶。似有侷促不安的樣子。就道。這女子。可徵求她父母的同意。何媽輕聲笑道。紙頭也寫了。自然同意的。老婦披一披嘴道。不見得。內中定有別情。我不要。你領去吧。何媽聽她說破。不覺大吃一驚。見紙頭不還。知道還有一縷希望。慌忙把老婦肩上。輕輕拍了兩下。笑道。沒有別情的。包在我身上。你看那女子。生得多麼美麗。既然領來了。任姊姊說多少身價。我總依順的。老婦頓了一頓道。最多三百塊錢。否則我不要。何媽欣然答應。老婦就到裏邊去。取出三百塊錢。給何媽。何媽見一疊鈔票。喜得心花怒放。也不敢多留戀。就告別出去。對秋萍道。你等一會。我去拿物件來。秋萍起身道。一同去。說時。走過來。何媽道。你不能去。我去了就來。和你到我親戚家裏。老婦連忙趕出。對秋萍笑道。你安安穩穩坐一會。她去了就來。你不是可以省跑一趟嗎。秋萍

被老婦這樣說。有些不好意思。只得答應坐下。何媽滿心歡喜。到遠東飯店把秋萍所有的物件。全都吞沒。到快樂鄉裏去。過寫意的日子了。當時老婦道。你叫陶秋萍麼。秋萍一怔道。你怎麼知道。老婦笑了一笑道。嘿。你不知道麼。何媽已把你賣在這裏。你以後應當聽我的發揮呢。秋萍聽了。嚇得亡魂散魄。兩頰慘白。直昏倒在椅上。老婦嚇了一大跳。連忙把秋萍輕輕推了幾下。不見動彈。這時少女也趕來。見秋萍牙關緊閉。大有一息尚存。心裏很憐惜她。不多時。秋萍悠悠地甦醒過來。叫聲千刀萬剮的何媽。你不該施嚴厲的手段來應付。我待你也不薄。說時。牙齒捉對兒廝打。咯吱咯吱地響。眼淚如荳大般。簌簌地落下。一時泣不成聲。老婦嘆口氣道。瞧你很可憐。不過事已至此。我總把你當作自己女兒看待。你也不要悲傷。只要好好地做事。秋萍哭道。我不願操這生涯。

我是良家的閨女。豈肯貽父母之羞。請你犧牲些金錢。我日後決定還你。讓我出去吧。老婦道。我出了三百塊錢買你來。怎可這樣便當。我對你已說過了。秋萍長嘆一聲道。我毅然不願意。請你讓我走。說時。站起。這時隔壁一家。已走進幾個人來。正在嘖嘖人言。老婦冷笑道。你別做夢。我既然賣你來。總不讓你出去。你別當作我好。人要嚙嚙。我就要拿嚴厲手段來對付你。哼。秋萍兩眼交淚。撲通一聲。跪在地上。要知秋萍怎樣求法。請閱下文。

第二回 心已粉碎不堪入空門 腸繼寸斷難以慰芳魂

秋萍跪地。對老婦哀泣道。請你可憐我。我是良家女子。誓死不願操這種生涯。何媽是我家的僕婦。她竟大敢引誘。我不知道畢竟有狎褻的心腸。請你寬容一點。放我出去吧。少女見老婦怒容滿面。知道她的脾氣。連忙把他攙扶起來。

道。有話儘量說。何必要這樣呢。遂對老婦道。媽媽。她既然這樣懇求。就依順一點吧。不過放她出去。當然不答應的。讓我慢慢地勸慰。使她回心轉意。媽媽一時偏她。她怎肯答應呢。就是我做她。也是不答應的。老婦恨恨填胸。只得答應。觀者咨嘆而散。少女隔了幾天。趁媽媽出去。就叫秋萍到夾廂。彼此坐下椅子。少女道。我聽你說何媽是你家的傭人。那末你是陶小姐了。不知究竟一樁事。會受奸人的香餌。請你告訴我。秋萍祇求脫離火坑。也不怕羞。就實事相告。少女聽了。不由得嘖嘖咨嘆。頓了一頓道。不過你已進錦繡牢籠。進容易。出就難了。我勸你免生一番波折。還是安祥一點。就在這裏。將來有機會。就跟你意中人去。這是唯一良好辦法。秋萍嘆口氣道。我早已說過。寧死不願在這裏。請你原諒我。再不要壓制我。我現在好似失羣的孤雁。關在樊籠裏。請你大發慈

悲。啓開籠門。讓我飛出去。將來報答你。少女半晌。微嘆一聲道。你這樣說。使我沒有什麼話說。那末只有一個辦法。你寫信到家裏。叫你爸爸帶三百塊錢來贖。除掉這個辦法外。簡直沒有良好的法子。秋萍默忖寫信到家裏。不要說三百塊錢。便是三千塊錢。也肯來贖的。那末我爲了自己的婚姻問題。出來和惡社會上的惡魔奮鬥。現在失敗到這地方。要是可真回家。我媽媽猶可。祇有爸爸。從此愈加虐待。說不定蘇家的婚約。不會一斬兩截。那末我仍舊要嫁給蘇子章。我化了萬千的心意。全都付之流水。被人家譏笑。我的顏面。還可以最見人嗎。俗說男要剛強。女要烈性。我爲了這點波折。就要變心麼。唉。萬惡的何媽。遠東飯店把我的物件。大概也拿去了。可是剩下的一百塊錢。祇拿出四拾塊錢。最愛的白牙琵琶。也送掉了。想到這裏。心裏有些隱痛。不由得淚淪睫間。也

不說什麼。少女見秋萍悲傷起來。倒有些惻隱。半晌遂道。你堅決要脫離這裏。須有個辦法才好。只要我媽媽答應。同我沒有關係的。秋萍道。你總有辦法。要是放我出去。功德無量。將來就有機會。三百塊錢毅然給你。還要報答你。少女頓了一頓道。那末你出去。可是到家裏。秋萍知道有些希望。索性道。到家裏。少女道。我瞧你可憐。所以不顧一切。放你出去。你能夠回家。這是最好一樁事。至於三百塊錢。既然我主張放你出去。毅然別你還。祇望你自珍。今天不便出去。明天清晨。我們正在黑甜之鄉。叫喚不醒的時候。我就開了門。讓你出去可好。秋萍喜道。很好。你有這樣的慈仁心。令人五體投地。此恩此德。沒齒難忘。那末我來了幾天。還沒有請教你的芳名哩。少女笑一笑道。我叫唐愛娜。不過我是下等人。勸不上你公館裏的小姐呢。秋萍道。什麼勸不上。我恐不及你呢。有空

閑時候。請你到我家裏去玩。不過齷齪一點。愛娜微笑道。客氣。有便總到你府上來。不過……說到這裏。驀聽廂外足聲蹬蹬。就見門首站着一個老婦。右手叉着腰。似帶簿嘖樣子。正是唐老婦。嚇得秋萍玉容失色。低下頭。拈着衣襟。老婦對愛娜瞪眼道。什麼客氣。府上。可是和秋萍配親眷嗎。說到這裏。走進把秋萍衣袖扯了一扯道。你見了我。總是低頭不語。我不會吃人的。何必這樣做作。老實說。我費了三百塊錢。這樣的做作。委實連我眼睛見了。也要澀痛。以後最這樣。哼。須知我不好玩的。這是最後的忠告。秋萍敢怒不敢說。幾乎哭起來。愛娜對老婦道。誰配什麼親眷。你自己誤會了。我在勸慰她。老婦道。那末你勸的成積怎樣。愛娜笑一笑道。她經我的勸。就醒悟了。媽媽可以勿憂。老婦哼了一聲。遂放下手。頓了一頓出去了。明晨。東方微白。滿室黑魃魃的。幾成黑暗世界。

這時衆人正在鼾聲大作。濃酣睡的時候。愛娜睡容滿面。兩眼惺忪。扯了秋萍的手。躡足到門邊。愛娜開了門。誠懇地道。姊姊。祝你路上小心。最不要往別處。恕我不送了。秋萍走出門。握住愛娜的手。微微一笑道。愛娜妹。我去了。不過你毅然要受令母的辱罵。我實在不忍。不過此恩此德。深深地蘊藏在心坎裏。中心藏之。何日忘之。總有一天報答你的。愛娜插嘴道。秋萍姊。別說這樣話。請你不要留戀。因爲耳目衆多。趕快雇車子回家罷。秋萍這時。黯然魂銷。忍不住淌下幾滴眼淚。說聲別矣珍重。遂分手踱去。走到街口。回頭見愛娜。倚着門。凝眼向這邊看來。就見愛娜噗哧一笑。閃身進門去了。秋萍遂走向馬路上。朝風吹來。涼如秋水。遙見浙江大戲院。有兩輛人力車。有氣無力的來。這時附近的商店。都牢牢地閉着。一條冷靜的浙江路。百步可以見人。偶有一二人。肩擔菜籃。

遠遠地來。向小菜場擔去。這時兩方漸蹙漸近。秋萍就喊聲黃包車。兩個車夫就爭先恐後奔去。車蓬着了力。便砰砰作跳。先有一個車夫。已到秋萍側邊。問道。到什麼地方。秋萍道。拖到愛多亞路。附近的公共汽車站頭。多少錢。車夫道。規規矩矩。二十個銅元。說畢。把軸子放下。好似叫秋萍成交的樣子。秋萍正想說。就見第二輛人力車兜到面前。問道。什麼地方。先前車夫說了。那個車夫道。我可十二個銅元。秋萍想便宜銅元八枚。就坐上車。先前車夫連忙對秋萍道。來啊來啊。那個車夫掀起軸子。就向愛多亞路拉去。先前一個車夫。見生意被他奪去。頓時勃然大怒。就勒你媽媽的罵了一陣。那個車夫且奔且罵。眨眼間。已到目的地。秋萍跳下車。付去車錢。就見一輛公共汽車馳到。便走上坐下。見乘客空無一人。好似這輛汽車。送我回家的一般。只聽軋辣辣鳴的一聲。汽車

向西駛去。秋萍默忖自己的處境。宛如大海中的小艇。正在搖擺不定。欲翻的時候。虧得愛娜給我一個救命圈。渡出苦海。無情的風波。表示何媽。唉。我既登衽席。錢快要完。華英仍舊找不到。那末我依然要最入苦海。現在趁此。還是回家一趟。瞧一怎樣景況。把主意打定。抬頭一看。見將要駛進海格路。直到這站頭。還沒有一個乘客走上。秋萍見汽車過的地方。都是高聳的洋房。就想起家裏。便覺心坎裏突突亂跳。不多時。已到月餘不見的故鄉。連忙下車。汽車依然西駛。秋萍見了自家的洋房。心裏愈加跳得厲害。倒不敢走近鐵門。簡直望而生慄。心想到家裏。必受爸爸媽媽的辱罵。傭僕的譏笑。要是問我起來。我怎樣回答。還是不進去好。就擰身走幾步。驀地止步。猛的轉念道。還是進去。若不進去。那怎麼辦。我既然到此。只有硬着頭皮進去。想到這裏。覺得臉上一陣焦熱。

轉過嬌軀。囁嚅到鐵門邊。這時心裏如十五隻打水吊桶。七上八落的跳着。又惴惴恐懼起來。遂自言自語道。唉。我沒有犯了罪。何必要趑趄的樣子。儘管胆大一點。說罷。揷了電鈴。這一揷電鈴。感覺到似觸電的一般。心裏又猛跳了幾下。又轉念一想。現在進去。當然爸爸睡熟。等起身後。勢必大吵而特吵。決不恕容。至於我的婚期。雖然已過。蘇家決然不肯媽虎了事。那末我仍舊要嫁給蘇子章。白費一番心血。不能達到我的志願。這是我生平最大的缺憾。回憶在花園裏。和華英訂婚時。我的言語。多麼伶俐激昂。我現在進去。豈不是負約。爲了這些痛苦。畢竟撇下華英。斷送終身的幸福嗎。不。毅然不進去。依然找華英。惟有聽天由命。想了一陣。驀聽馬路上鳴的一聲。一輛汽車自東邊馳向西邊。不覺驚動了知覺。默忖既然不進去。站不這裏作甚。揷了電鈴之後。阿二便

要來開門。那就糟了。就聽隱約足聲。知道阿二來了。慌忙轉身就走。恰巧見有輛人力車拉到。連忙喚住。坐上車。把手一揮道。快拉。車夫見她不說什麼。知道是闊客。就撥開兩腿。向海格路西邊奔去。奔了一會。車夫漸漸奔慢。扭轉脖子問道。到什麼地方。秋萍這倒難答。也沒有一定的地方。就道。停下吧。車夫放下軸子。秋萍下車。付了兩角錢。車夫收藏去了。秋萍站在路側。四週瞧了一瞧。也不知什麼路名。不免悽愴起來。正在躑躅的時候。驀聽一陣鐘聲。悠悠揚揚。隨風送入耳朵裏來。不由得打個寒噤。自言自語道。咦。這裏定有什麼寺院庵院。恁早已在上鐘。寺庵是人生最空者。他們看破塵世。出家自樂。有了錢也空。沒有錢也空。爲名奪利。家擁巨產的。結果也空。那末我何獨不然。也是空了。不過我的經過。都是痛澀的。絲毫沒有得到心靈上的安慰。前途渺渺。後路茫茫。覺

得什麼戀愛。什麼愛情。追求閨房之樂。任何都是空的。我戀愛的過程。已告失敗。好似倦鳥日飛。沒有歸巢的日子。不如一進空門。了此殘生。把一切的思潮。可以撇拋到大海。一洗我的污濁腦筋。還我新穎的腦海。不過所不忍的。爸爸媽媽。養我這樣長大。不能夠安慰。反而私奔遠離。使父母添憂愁。我的罪孽。比什麼都要深原。唉。只有多唸唸經。好讓父母多壽。彌補我的罪孽。也好修修來世。再不要做個女子。這樣的受苦。說到這裏。淚痕滿面。幾乎語不成聲。頓了一頓。轉身對着家裏方向。嘆口氣道。爸爸啊。媽媽啊。女兒不肖私奔。造成這種地步。及至醒悟。已經自燒眉毛了。女兒再沒有面孔。見爸爸媽媽。所以投入空門。請不以我爲念。願祝壽比南山。福似北海。以後盼望善自排遣。請多珍重。女兒去了。說到這裏。聲嘶力盡。目陷淚枯。這幾句話。要是路人聽了。也要酸透鼻尖。

傷心落淚。真是紅顏多薄命。閑話少說。秋萍倒抽了口冷氣。無精打彩轉身。辨
牠鐘聲。好似相距不遠。四邊看一看。沒有一個行人。可以詢問。就慢慢地踱去。
約摸一刻鐘。就瞧見一座很大的庵院。兩邊黃牆頭上。寫着阿彌陀佛八個大
字。兩扇黑漆大門已經開了。門上一塊橫匾。是紅底金字。寫着萬壽庵三字。門
裏相距一丈多遠的地方。有一屏板。鐫着許多小字。因遠瞧不清楚。就囁嚅着
走進庵門。穿過屏板。見是一所廣大的院落。院的兩邊靠牆。是兩個小小花園。
中央是一條廣闊的柏油路。直達迎面四開間的大殿。五級階前。放着一尊高
可五尺的鐵爐。就詣那邊。見五級階上。是一道橫臥的走廊。裏邊殿上。幾尊黑
巍巍的佛像。供在神龕上。一陣風來。把黝黑的神幔掀了起來。就嗅着一種醉
人的香氣。令人軟癢癢地倒在拜墊上。四邊一望。真是萬象幽靜。纖塵不染。惹

到大殿。見左邊殿角。有一個小尼姑。傴僂着身體。正在執帚掃地。尼姑聽得步履聲。就移臉一看。見了秋萍。便放下掃帚。笑嘻嘻走上。對秋萍道。可是求籤。還是做佛事。秋萍囁嚅着道。不是。我要見你的師太。這時可起身。煩你喚她出來。有事情面商。尼姑答應。就道。那末我去喚師太來。請你就到左邊一間去坐。說畢。轉身向殿後去了。秋萍就到那間。見陳設得雅而不俗。就坐下椅子。可是這時心裏。驀地突突亂跳起來。約摸等二十分鐘。就見年約二十的三個尼姑。擁着一個半老的留髮尼姑。走進。知道是師太了。就起身。對她含笑點頭。師太不認識秋萍。也報之點頭道。請坐。說畢。在秋萍側邊一張椅上坐下。掃地的尼姑。倒過兩杯香茗。秋萍想開言。見了這多人。倒有些懦怯起來。師太喝了一口茶。對秋萍瞧了一瞧。見她臉上。淚痕點點。眼眶微紅。一種抑鬱神情。含有悲傷態。

度。就道。請問小姐。喚小尼來。可是接洽佛事。秋萍頓了一頓。囁嚅着對師太道。我不是來做佛事。特地來拜謁你的。師太道。不敢。祈請當面賜教。秋萍道。一個人生在世上。好似一輪紅日。初升的時候。宛如小人呱呱墮地。紅日高掛中央。好像人之壯年時代。正在得意的時候。殘陽一抹。沉於大海。似乎人之老年龍鐘。眨眼入棺皆非。人的虛空。比較什麼都空。如寶庵空門。四大皆空。師太們看破塵世。籍以修真。這是人生在世。可算唯一的幸福。所以我也看破塵世的一份子。也久慕寶庵的盛名。特來投你門下。剃髮爲尼。望你收錄下來。萬分感激。師太見秋萍滔滔不竭。舌底翻瀾。莫明其妙。聽到後來。遂恍然大悟。接着道。看你的態度。毅然爲着家庭糾葛。或是婚姻的壓制。造成這種地步。不過小庵裏不敢錄取。我勸你還是回家。別爲了一點怨恨。鑄成大錯。斷送你的幸福。須知

一入空門。似鳥之進牢籠。不得自由。及至醒悟。要想出此門。那就難了。秋萍慨然道。只要進得寶庵。毅然不出庵門一步。我也沒有一點怨恨。請你大發慈悲。看我的誠心。收錄了吧。師太搖頭道。不收。你回去吧。就是收。也須家長的許可。怎能夠盲然從事。秋萍道。我沒有父母。也沒有兄弟。祇請師太的許可。我實是孤苦的人。沒有依靠的人。祇求師太答應。師太見秋萍這樣說。知道定有別情。不過她也是一時的迷惑。和家庭的奮鬪。所以憤入空門。我只有把她收下。登報招領。把主意打定。就道。既然這樣說。我就成全你的志願。不過你沒有家長的許可。只可留髮作尼姑。將來正式剃髮拜師。秋萍道。這也好。我已萬分感激。這時三個尼姑。站在師太的後邊。兩眼不轉睛的瞧着秋萍臉上。若有沉思。師太就問秋萍的姓名年齡。秋萍怎肯把真姓名告訴。就說叫黃菊痕。三個尼姑

中。一個摘過登記簿。把秋萍的話寫上。秋萍道。請問師太。外邊一條馬路。叫什麼路名。師太道。名叫憶定盤路。這萬壽庵。築在這條馬路上。已經有五年了。多是公館人家做佛事。生意很盛。你可在這裏唸經。別事都不要你做。秋萍點着頭道。遵命。那末恕我冒昧。要請教師太的法諱呢。師太擎起杯子。啣啣啣。喝了幾口茶。咕咚一聲。把杯子放在几上道。我在少年時代。曾在杭州觀音街東首觀音庵裏主持過幾年。人家送我過綽號。叫做聖明。就把原有的名兒拋掉。我便以此爲名了。秋萍點點頭。記在心裏。談了一陣。聖明師太就起身。叫一個尼姑把秋萍領到殿後一間去。說畢。出門去了。兩個尼姑跟着去。秋萍起身。就跟了那個尼姑。走過殿。穿過一條甬道。轉灣是一個花園。中央露出一條路。直達迎面的圓月牆壁。穿過是一片廣大的綠褥也似的芳草。地上放着十

幾張長椅子。點綴其間。似公園彷彿。場的兩邊。是兩排房屋。都是長門玻璃窗。在右邊第五間。玻璃窗推進。見是好個玲瓏臥室。陳設得不染塵埃。尼姑對秋萍道。你沒有事。就在這裏。那南邊一張桌上。有許多經書。可任便翻閱。說時。伸手一指那邊。秋萍答應道。你慢一會去。我要問你。說畢。向側邊椅上坐下。尼姑道。什麼事。秋萍道。剛纔的鐘聲。算什麼表示。尼姑道。催促起身的表示。秋萍道。我是初進庵門。許多規矩。望你時常到這裏來教導。尼姑答允。秋萍又道。聽你的口音。很像浦東。可是。尼姑點頭道。是的。我進這庵門。已有三年多了。我家也是大戶人家。經兩次的人禍。把所有的產業。十去其八。爸爸又抽大煙。所以我覺得世界是黑暗的。就投入這庵門。秋萍道。做尼姑的。都有悲觀。尼姑連忙道。那末你也有悲觀。可說給我聽聽。秋萍知道失言。連忙辯道。我早就說過了。

不過做尼姑的。都數抱着悲觀。我不在此例。尼姑談了幾句。就出去了。秋萍從此。終日在這裏。埋頭唸經。對於家庭方面。全不顧念。對於華英。也不盲想。可是一寸芳心。已作春繭自縛。和孤室作伴侶。聖明師太就把秋萍的話。登報招領。連登半個月。簡直一個人也沒有進門詢問。聖明師太只得把這事放下。一個多月。秋萍飯後。兀自徘徊寢室裏。驀地聽得一陣暄嚷聲。就一怔。細細審辨。混雜聽不清楚。轉瞬之間。喧聲漸低。就見一個尼姑。很快的走進道。你好忍心在這裏。師太出了一樁事。大家都在殿上看你怎麼不去看。快去快去。秋萍被她恁地一說。急欲一看究竟。就跟了尼姑走。要知後事如何。請閱下文。

第三回 落魄嘆窮途好花苦離 碧血傷丹心小草憐活

秋萍跟了尼姑一邊走着。一邊問道。爲了什麼事情恁地熱鬧。可先說給我聽。

尼姑道。你好心急。等會到大殿上。就可以知道。秋萍默然。遂一齊到大殿。見右殿角一張桌邊。圍着二十多個尼姑。正在喧嚷不清。連忙靠近一看。見裏坐着兩人。一個正是聖明師太。一個却是男子。穿着西裝。正是陳華英。秋萍這一看。倒吃了一驚。把右手掩住嘴。作驚惶樣子。兩目圓睜。凝眼瞧着華英。訥不出話來。默忖華英怎麼也會到這裏來。和聖明師太毅然有關係。華英瞥見秋萍。定眼看了幾眼。霍地站起對秋萍道。咦。秋萍妹。你怎的在這裏。見了我爲什麼不響。兀自站在這裏說時。走過去。衆尼姑讓開。秋萍低下頭。一句話不說。華英握住秋萍手道。秋萍妹。你什麼不睬我。你我幾個月不見。應該歡歡喜喜。你現在到庵裏來。可是做佛事。秋萍聽了。一陣心酸。淚眼簌簌地落下。衆尼姑交頭接耳。各有議論。聖明師太站起。走過拉一拉華英的衣袖道。陳先生坐一會吧。大

概已倦憊極了。她的事情。我來告訴你。華英移臉。對聖明師太點了兩點頭。驀聽說我來告訴。不覺吃了一驚。就道。不要坐。那末你就說吧。聖明師太對華英笑了一笑道。陳先生。我瞧你倆的態度。很是親熱。那末你告訴我。菊痕是你的誰人。華英聽得菊痕兩字。知道是秋萍的換名。就道。她嗎。她是我的……說到這裏。驀地移臉向秋萍瞧了一瞧。見她仍舊羞答答地低着頭。淚珠簌簌地淌下。不由得倒抽了口冷氣。遂移臉對聖明師太道。她是我的妹妹。聖明師太含笑。恐怕不是吧。你也別隱瞞。我一看都知道了。不過今天的救我。還能夠瞧見菊痕。真是菩薩保佑我。倆華英聽她說出迷信話來。就道。別說罷。快把菊痕的事說。聖明師太笑笑。就把菊痕進庵門的事。說了一遍。華英聽時。嘖嘖太息。遂對秋萍道。你的事情。我早已知道了。不過不詳細。你竟到這地步。夏玉蘭代

替你嫁給蘇子章。令父母時常想念你。你可以回家了。秋萍聽了稍略寬心。就抬起頭。對華英不轉睛的瞧着。默然。聖明師太向衆尼姑道。你們看了一會。恁地可散了。要是香客來。算什麼樣子。衆尼姑脈脈而散。聖明師太又道。既然菊痕是你的妹妹。那末你領回去吧。華英道。不久想領她回去。不過我是個飄泊者。能夠答應我在這裏住幾天嗎。聖明師太皺了一皺眉道。可是庵裏都是女子。有許多不便的地方。既然陳先生這樣說。我不敢不答應。不過你須在殿後邊玩。不可以到這大殿來。這是防香客的耳目。不致於發生岔事。這要原諒。華英欣然答允。聖明師太道。菊痕。你可領陳先生到後邊去。可有揀擇一間寢室。秋萍聽恁說。心裏倒一喜。向華英瞧了一眼。到殿後去了。華英對聖明師太說聲謝謝。遂跟了秋萍到寢室。兩人相對坐下。華英道。秋萍妹。你的面孔。比較從

前瘦得多了。秋萍嘆口氣道。還要說呢。我爲了你。和家庭奮鬥。造成這種惡劣環境。唉。你家火燒後。我馬上來找你。可是你家已經搬了。從此信悉隔膜。你不應該一趨也不到我家來。華英插嘴道。我曾來過。被你爸爸拒絕。我只得退出。信也寄過幾封。就把火燒後的事。充傭僕的事撇拋。說了一遍。秋萍微嘆一聲道。那末我出來的一天早晨。你可奔喊我。華英道。我見你和何媽。乘着汽車。就奔上喊你。無奈汽車開得很快。那裏追得上呢。那末你既然聽得。何不叫車夫搗車呢。秋萍道。我雖然聽得。怎樣知道是你呢。就把入妓院的事。說了一遍。又道。你怎麼會到這萬壽庵來。華英嘆一口氣。遂慢慢地把到這裏來的原因。詳細說給秋萍聽。……著者就擰過筆尖來。表個明白。華英自從那天奔追秋萍。奔到成都路口不到。已經見汽車很遠的去了。知道追不上。便慢慢地走。想起

夏錦江心中很怨恨。再不願到夏宅拖什麼車子。我離開媽媽已經好久了。應該省親一趟。隨後謀些高尙職業。對於秋萍。只有置於度外。談不到什麼愛情。不過秋萍這早乘着汽車。毅然有特別的公幹。她到那裏去。令人迷離不明。我只有到家裏後。最設法怎樣。猛的轉念道。我這樣打扮到家裏。好不難堪。媽媽定然要責我。那我怎好回答呢。一邊走着。一邊想着。想了一會。想着了。只有說一清早。在白爾路一個暗衖子裏。被兩隻豬攤搏去了。就主意打定。脚下趨步一慢。就覺得發酸。兩脚提不起來。恰巧有輛人力車拖來。就乘着到文廟路。跳下車。付去車錢。約走二十多間門面。就可瞧見賃屋的房屋。這一看。不由得喊聲哎喲。原來見賃居的房屋。和左右幾間。都火燒了。祇存幾根枯焦木頭。縱橫其間。牆壁半倒。碎瓦滿地。一種悽慘景象。不忍卒視。華英至此。嚇得兩眼發眩。

兩行淚珠。簌簌地落下。默忖道。我的命薄。比較紙頭還要薄。我的命苦。比較黃蓮還要苦。我爸爸死後。繼續房屋火燒。錫箔莊關閉。現在又賃屋火燒。不知我媽媽逃避那裏。痛恨失事誰家的禍魁。不良的現象。又波及窮途落魄的人。叫我怎樣支配惡劣的環境呢。唉。我的愁根難拔。不知到那一天。遂可喜笑顏開。銷恨去愁哩。想到這裏。已經到目的地。一種慘狀。全都呈在眼前。令人黯然魂銷。便左右一看。見西邊附近一家。兩門開處。走出個老者來。華英便走上。向老叟點一點頭道。請問東邊幾間。火燒有幾天了。那煙紙店樓上的陳家。失事以後。搬在那裏。老叟對華英瞧了兩眼。遂咳一聲嗽道。在前天下午十二點多鐘。一家豆腐店裏走電。一時火光熊熊。波及左右鄰家。可憐他們都在酣睡的時候。及至覺醒。已經滿間都是火了。救火車雖然到場。可是杯水車薪。也不濟事。

等到救熄。已經三點多鐘了。一檢逃出人數。祇有八人。餘者全都燒死。明晨由地方當局買棺了事。什麼陳家不陳家。我倒不知道。大概也遭不幸了。你想。逃出十個人也不到。煙紙店老闆也燒死。由此可以推想了。華英聽了。覺得一陣頭昏目眩。心坎裏隱隱作痛。幾乎肝腸寸斷。兩行眼淚。涔涔雨下。兀自不勝咨嘆。老叟道。禍從天降。也沒有挽回的。死不是死你的一家。只好不想撇拋在度外。華英抹乾淚珠。對老叟點點頭道。謝謝。最見吧。遂懶洋洋的向西邊走去。默忖媽媽燒死。前生做過什麼海深似的罪孽。要派媽媽慘死。我的前途。愈加覺得黑暗。現在往那裏去餬口呢。至於夏玉蘭前幾天喚我去。我這樣的打扮。怎可到金碧輝煌的人家去。就是傭人見了。說不定當作乞丐。要是到夏錦江家裏去取西裝。玉梨毅然不讓我走。我只有趁夏錦江到南京去。馬上辭職到夏

玉蘭家裏。免得夏錦江回來發威撤職。這才可度我生活。把主意打定。連忙雇輛人力車到蒲柏路。進了夏宅。直到自己寢室。把身上衣服脫掉。換上西裝和革履。遂把衣服等物。收拾在一起。知道玉梨還不起身。就躺在床上好一會。知道是時候了。便到她寢室。就聽玉梨在羅帳裏咳一聲嗽。接着一個翻身聲響。遂道。華英。你可是來嗎。抹桌子停隔兩天最抹吧。華英慙到帳邊道。我來是不抹桌子。特地來辭職的。請你允許我。現在要走了。玉梨連忙抓起。摺開羅帳道。什麼。你別胡說。華英道。什麼胡說。可真呢。玉梨笑一笑道。別打棚。我不相信。華英正式道。我都是真話。物件全都理好。怎說我是打棚呢。玉梨這才深信。就道。你爲什麼事情要走。這裏也很好。我待你不薄。你儘管說出辭職的理由來。華英嘆口氣道。我的苦衷。說不出的。現在走的原因。是家裏乏人照料。所以毅然

要回去。玉梨披一披嘴道。我不相信。你定是到夏玉蘭家裏去充教書先生了。不過薪水也祇有四五十塊錢。你只要在這裏。我就加到你五十塊錢。這可以不去。華英心想夏錦江回來。飯碗頭總之靠不住了。不如從早脫離。就道。你待我的一切。比較任何一個傭僕。要優待得多了。並非你加我二十塊錢就不走。不是這樣說的。請你原諒。玉梨走下床。在衣鈎上摘下一件軟綢的夾旗袍。穿在身上。遂坐下沙發道。你真要走。我也沒有挽回的權力。不過須要撫心自問。我待你怎樣的景況。你現在毅然要走。就是永遠脫離這裏。那末你的心腸。比較什麼要堅硬。有了好位子。便忘掉舊主人。你拿什麼來安慰我心呢。華英道。雖然你打電話叫夏玉蘭來。可是我不知道她。我現在走。你疑是我到她家裏。那末既然這樣。我前次也不出她家門哩。玉梨默忖不錯。深信是真。就道。那

末你家在什麼地方。你去了何日來。不可隱瞞。詳細地說我聽。華英把羅帳摺開。坐下床沿。頓了一頓道。我不出一個月。就可到你府上來。至於我的家址。也不必說。玉梨把右腿放在左腿上。兩眼向上一翻。似乎對華英眨個白眼。脈脈不語。頓了一頓。驀地嘆喏一笑道。年紀輕輕。不要擺起架子。像我較你長大幾年。尚要笑容可掬地在你面前懇摯哩。你最這樣。也許是天要打了。華英無奈。只得把文廟路的住址說了。玉梨笑一笑道。嘿。那末你家裏有幾多人。我可以來玩嗎。華英聽了難受。不免淚兒奪眶而出。霎時訥不出話來。玉梨詫異道。咦。你爲什麼要哭。可是不容我到你家來。那我可不來。華英抹乾淚珠。半晌。嘆口氣道。我又不是孩子家。不過傷心人別有懷抱。你怎知我心坎裏有萬千的愁事呢。玉梨愀然道。你來了幾個月。向來歡歡喜喜。爲了什麼事。現在要走了。你

反哭起來呢。大概府上遭有不幸事件。可否告訴我麼。華英微嘆道。媽媽驀地急病。所以我急要回家。沒有別的意外。玉梨道。原來這樣。那末你可有錢。可要借一月工錢給你。華英搖頭道。謝謝。我尚有十幾塊錢哩。玉梨微笑道。這些錢夠什麼。別推諉。借給你不是一樣嗎。說時起身。拿鑰匙把鏡櫥門開了。取出一隻皮夾子。彈簧開處。便抽出五張簇新十元的鈔票來。仍舊把皮夾擲入櫥裏。關上鏡櫥。遂轉過身。走近床邊。把五十塊錢的鈔票。遞給華英。華英見她這樣。心想將來可以回的。來說聲謝謝。把五十元收下。玉梨道。時將近午。索性吃了飯走吧。華英答應。兩人並肩相對坐着。談了一陣。就下樓到膳室去吃飯。餐畢。再同玉梨談了一會。就告別出去。雇了一輛人力車到亞爾培路夏宅。遂下車。付去車錢。很快的走到小鐵門邊。揷了一揷電鈴。不一會。只聽撲通一聲。鐵門

開了。見是一個中年男傭。就道。夏小姐在家嗎。男僕認識華英是教書先生。便微笑道。你真不巧。恰和一個女朋友到巴黎大戲院去看電影哩。裏邊可坐一會。華英一皺眉道。不。明天再來吧。說畢。轉身就走。默忖玉蘭不常出來的。我去偏偏碰不見。好倒霉。使人不高興。前次秋萍薦我到夏宅執教鞭。玉蘭畢竟這樣做作。這趟進去。她毅然舊容復發。那我總難應付。秋萍倆的鴛盟。恐怕不隱固。還是不到夏宅。在報上徵求類找些相當職業。那才是正理。秋萍家裏已經好久不去。趁此順便一訪。問問秋萍究竟到那裏去。把主意打定。就雇輛人力車到海格路陶宅。揷了一揷電鈴。不多時。見小鐵門開處。露出個面孔來。認得是阿二。就點一點頭道。請問你家小姐。今晨到什麼地方去的。阿二索性把大鐵門開了。點頭道。陳先生你還能夠來嗎。我家老爺特地來找你呢。華英詫異

道。爲了什麼事要找我。阿二道。我來告訴你吧。小姐已經配給蘇家少爺。小姐不願意。時常和父母爭吵。可是不生効力。中秋的完婚日期將近。所以今晨和何媽私奔。老爺祇知小姐和你有花頭。況且你有信來過幾封。老爺依照信上的住址。就去尋你。那末你既然知道小姐的私奔。何不喊住她。要來問我呢。奇怪。頓了一頓又道。我勸你快走。以後也別到這裏來。說不定你留戀一會。老爺的汽車。就要到了。那你脫不掉嘗鐵窗風味的苦。這趟要不是我來開門。恐你要受苦了。不過我的忠告。全是一片至誠的心。不圖加害。裏邊耳目衆多。快走吧。華英恍然大悟。不由得魂飛天外。魄散九霄。顛着道。你的話。真是千金難買。那我拿什麼來謝你呢。就想掏十塊錢給他。阿二連忙道。走吧。走吧。說時。撲通一聲。把大鐵門關上。華英至此。不覺兩頰慘白。珠淚泫泫而下。遂長嘆一聲。很

快的走了。心想我的苦命。苦到幾時方休。可恨沒有一處容我長踏之地。唉。陶劍輝失了愛女。勢必懸賞拿辦我。那我日後的光陰。疊疊黑暗如十八層地獄。總難脫入猩猩的一天。想到這裏。兀自道。爸爸啊。媽媽啊。在天之靈。保佑孩兒勿入猩猩之門。陳氏的後裔。遂可以不絕。說時。語不成聲。兩行眼淚。幾乎變成紅淚。兩眶間。哭得紅腫突起。追念父母和身世。就感到一陣心痛。幾乎肝腸寸斷。悲泣一會。只得抹乾淚珠。實施謀業工作。又沒有親戚朋友。便把逆旅爲伴侶。每天買了一份報。別的都不看。祇看的徵求類。便依照徵求的話。各處都去試考。可恨有的考中。須有舖保。或者押金幾百元。華英那裏有這筆錢呢。只得放棄。零考其他各業。可是一體辦法。弄得華英上天無門。入地無路。這樣不覺地。已是一個多月。把六十多塊錢。用得一乾二淨。華英到這時。窘迫嗓子也呼

天不響。喚地不應。恨不一躍黃浦江濱。了些愁根。無情的陶劍輝。竟登報賞格捉拿。華英真是囊底錢空。牀頭金盡。只得退出逆旅。弄得更是無法可想。陳至餐不能飽。眠無定處。不到三天。年少英俊的陳華英。幾乎作乞丐哩。一天傍晚。華英奔走一天。絲毫沒有進餐。餓得肚子軋軋作響。兩眼發昏花。兩腳酸痛提不起來。祇見自己走在一道廣闊的馬路上。兩邊的高聳洋房。似乎眼前濛上一層白紗。又似在微微打轉般的。有些模模糊糊。在一家大鐵門前。驀地兩脚一晃。眼前頓時一黑。就倒在地上。昏迷過去。這時黑暗已經把大地上的光明。全都收去。黑魃魃的籠罩着大地。幾乎變成黑暗世界。虧得天空裏。有幾點明星。似在大黑布上晃動着。還有馬路中央。相距五丈的遠近。電線高懸着一盞七十五支的電燈。照得如同白日。也許是伴侶華英的孤魂。光陰易逝。又是黑

暗收斂。紅日初升時候哩。陽光烘暖地。斜照着鐵門。華英慘白的面孔。也濛上一層金黃色。這時撲通一聲。鐵門開了。兩個男僕模樣。一個道。火車上小心些。那我不送你了。那人回顧點頭道。自己人送什麼。那末來滬再見吧。說畢。走出鐵門。盲然很快的走了。誰知地上有人。就撲通一聲。跌在地上。那個男僕喊聲。哎喲。什麼這門首躺着一個人哩。就把華英推了兩推。不見少動。不覺大吃一驚。一摸面額。尙還溫溫可救。這時那人已抓起。見此景況。不免大駭。愀然道。怎的躺個死人在這裏。外國巡捕見了。毅然殃及少老爺。還是報告巡捕房吧。男僕道。沒有死。定然可以救活。我來行個好事。給他吃些藥水。馬上甦醒過來。或是我去報告老太太。遂把他搬進裏邊去。可好。那人道。這也好。不過火車搭不上哩。男僕笑道。笨蟲。不可以搭下班車嗎。你在這裏看門。我進去就來。別逃啊。

說罷。奔向裏邊去了。直到老太太房門。砰的敲了幾下。嚇得老太太睡夢醒來。慌忙問什麼事。男僕急道。趕快開門。我有特別事情和老太太面談。老太太無奈。只得下床開門。男僕就把剛纔的事說了。老太太聽了。嚇了一大跳。足究婦人有慈悲心。就道。那末你好生救他。等他醒了。讓他定一定神。就叫他走。男僕答應。連忙取了一塊大木板。奔到鐵門邊。遂和那人把華英掀上木板。關上鐵門。一直搬進大廳。男僕又開門讓那人出去。忙得不亦樂乎。又奔回摘了一瓶藥水。把筷掀起牙關。遂把藥水塞子拔了。瓶口湊緊口隙。就酌量倒下。又冲服開水。把筷子拔出。約摸十分鐘。只聽肚子裏。咕嚕了幾下。再等三分鐘。見他喊聲。哎喲。遂悠悠地兩眼微睜。恍然如夢醒來。見自己躺在一塊板上。四週是一座金碧輝煌的大廳。右側站着中年的男僕。並不認識他。心想好奇怪。我怎麼

會到這裏來。令人不明瞭。就欠身坐起。覺得渾身無力。兩眼有些發眩。對男僕道。請問我怎麼會到這裏來。這裏叫什麼路名。男僕道。叫做海格路。便把適才的事說了。華英恍然大悟。便覺肚子裏的蛔蟲。又在軋軋作響。可是囊無分文。追念前事。能不腸斷寸寸。兩行淚珠。又涔涔淌下。男僕見此神情。不免替他傷心。問道。你究竟爲了什麼事。瞧你的打扮。還很不錯。不妨說給我聽聽。華英把兩掌向膝一撐。身體便起立起來。誰知還沒站直。兩脚已晃了一晃。身子趁勢一沉。砰的一聲。仍舊坐在板上。虧得沒有栽地。屁股也震得麻痺。男僕嚇了一跳。連忙道。你腳沒有力。精神也萎靡。儘可坐一會不妨。華英抹了幾下眼淚。嘆口氣道。我的人。還不及犬馬的悠然自樂。天有不測風雲。人有旦夕禍福。這兩句話。一些兒不錯。我家也是好好個人家。不料禍從天降。不到四個月。弄得家

破人亡。遂致造成這種現象。我深蒙你搭救。不勝感激。那末請教尊姓哩。男僕謙遜道。敝姓張。名叫得青。那回請教呢。華英顫着道。敝姓陸。名叫若飛。得青點頭道。你肚子餓麼。可要吃粥充飢。華英求之不得。討來吃。怕難爲情。就道。有勞張先生步履。謝謝。得青道。不打緊。你在這裏。別站起來。說畢。向裏邊去了。華英見廳外是一條走廊。廊前是一座大花園。綠陰如幕。芳草如茵。令人心曠神怡。裏廳右邊靠牆。是一架白石毯的樓梯。曲折有節。眨眼間。得青已捧着一大碗粥來。僵僵着身體。遞給華英。華英接到手。就狼吞虎嚥地吃着。不覺粥燙了。轉瞬之間。已把一碗粥吃個精光。得青接過。這時樓梯上走下個老婦來。問道。得青。那人可救愈了。得青移臉道。老太太。已經救愈了。老婦道。我不放心。特來瞧的。遂慢慢地趲到。華英吃了粥後。便覺精神抖擻。勉強站起來。對老婦勉強

一笑道。謝謝老太太。到府上來驚吵。老婦皺着眉道。可還有不適地方麼。華英還沒答話。驀地聽得道。你們在瞧什麼東西。一聲未絕。就見樓梯上很快的走下個遍髮蓬鬆的少婦來。要知是誰。請閱下文。

第四回 魂銷白羅帳曲線呈現 恨結青衫懷狂熊畢露

老婦正說間。驀地聽得有人詢問。便大家不由得移臉去瞧。見樓梯上很快的走下一個女子來。華英瞥眼間。覺得有些面熟。就細細審辨。不覺吃了一驚。原來不是別人。正是夏玉蘭。心想。這裏不像她家。大概是她親戚家了。我的打扮形如乞丐。豈不被她譏笑。叫我怎樣好呢。想時。扭轉臉兒。低下着頭。似乎含有無邊的羞意。心裏恨着到這裏來。玉蘭走上大廳笑道。都被得青一吵。弄得我也醒了。究竟爲了什麼事。說到這裏。已到木板邊。見三個人中。一個西裝的陌

生男子。瞧不到他臉。就走到華英面前。微微地低下頭。睜眼向華英臉上一瞧。這一瞧。不由得心裏突突亂跳。撒退兩步。訥不出話來。這時華英臉上一陣青。一陣白。宛如喪家之子。抬不起頭來。玉蘭湫然道。陳先生。怎的兩個月不見。你弄得這樣打扮。你一清早。怎會到這裏來。這時得青和老婦。弄得丈二金剛。摸不到頭脚。尤其是得青。愈加覺得詫異。他適才明明說姓陸。怎的她喚他姓陳呢。同時。華英被玉蘭一問。心裏非常難受。兩行眼淚。簌簌地落下。遂懶洋洋的抬起頭。對玉蘭嘆口氣。淚珠濛住眸子。瞧起來。有些模模糊糊。想開言。驀地咽住了。老婦對玉蘭道。他是你的誰。玉蘭瞧着華英道。他是我的教書先生。他是我表姊的同學。說到這裏。走前一步道。陳先生。你儘可說我聽。有什麼苦澀的事。怎會到這種地步。華英微嘆一聲道。傷心人別有懷抱。你是快樂人。怎知苦

人的苦。老婦對玉蘭道。既然這樣說。我家不是沒有錢。你顧念師生之情。看你表姊的面上。把他收留下來。問問他究竟的事。遂後給些錢他。讓他出去謀活。玉蘭聽了大喜。就點一點頭。遂對華英道。你的事。我雖然有些捉摸。究竟不明瞭。你可在這裏住幾天再說。華英只點了兩點頭。把淚兒抹去。默然不語。這時得青左手拿粥碗。右手用力拎着木板。向裏邊去了。老婦不便多立。也擰身往樓上去了。這時大廳上。靜悄悄的。祇剩華英玉蘭兩人。頓了一頓。玉蘭道。陳先生。你跟我上樓來。說畢。向樓梯走去。華英抹乾眼淚。跟上。從樓上一間走進。見陳設得雅而不俗。兩邊都書架。知道是書房了。玉蘭就叫華英坐。兩人相對各坐一張沙發。玉蘭咳一聲嗽道。陳先生。你好大胆。近來報上。對於你風聲很急。那秋萍姊在什麼地方。可和你在一起。你怎麼會到這裏來。詳細地說來。華英

道。這有什麼辦法。不過秋萍在那裏。我却一些都不知道。陶劍輝有了錢。對於我。手段未免太辣了。就把以前到現在的事。稍略說了一遍。玉蘭嘆口氣道。不是我說你。都是你自己的不是。你要想想當初的事。聽了秋萍的話。造成這種惡現象。結果。仍舊勞燕分飛。那末你的宗旨怎樣呢。華英道。到這地步。還有什麼意外抱定。祇有吃官司三字罷了。玉蘭道。我待你都是一片誠心。可明瞭。在一個月前。周玉梨打電話叫我去。誰知你在她家。那末你說就到我家來。嘿。簡直到現在。遂算和你碰見。可是時期過了。你也沒有用了。華英悽然下淚。脈脈不語。半晌遂道。適才的老婦。心地很慷慨。你和她是什麼稱呼。玉蘭道。她是我的婆婆。華英連忙道。什麼。你嫁了誰。怎的一個多月不見。有起婆婆來呢。玉蘭道。還要說呢。都爲了秋萍。秋萍配給子章。這是從她爸爸作主。秋萍絕對反對。

當時雖然忍聲吞氣。後來見婚期日近。便設策和何媽私奔。這個消息。遺漏到子章的耳朵裏去。便馬上和劍輝交涉。劍輝不勝怒恨。答應子章找回秋萍。一邊把你到捕房立案嚴懲。一邊登報賞格捉拿。後來完婚日期。差不多便在目前。子章逼迫劍輝。非尋回秋萍不可。劍輝無奈。只得和我媽媽商量。我媽媽祇有我一愛女。足以安慰桑榆晚景。起初不答應。後來瞧我時期已到。就媽媽虎虎允秋萍代嫁。我竟就嫁給子章。可恨子章的人。在我未嫁以前。知道秋萍難以找回。就到外邊招到幾個歌舞的女子來。供給他肉慾上的愉快。終日間。總是陶醉在歌舞裏頭。及至我到蘇家來。自然要取諦幾個歌女。子章那裏肯聽。連他媽媽也替和他。所以他愈加肆無忌憚了。現在他對待我。尙還不錯。恐怕不久。就有裂痕。無怪秋萍不嫁他了。華英知道自投火坑。不覺兀自傷心。顫着

道。新婚伉儷。愛情倍篤。怎會有裂痕發生。像我自投法網。恐有岔事出哩。玉蘭見他兩腮發白。知道他難受。就道。陳先生。你不要急。我不是歹人。總使你安然。我的心事。確有說不出的苦衷。歌女裏頭。只知她姓胡的。家住憶定盤路。生得面貌姣艷。也是個苦孤的女子。向在巨籟達路。桃花少女歌舞團裏充歌女。後來不知怎的。被子章會弄到這裏來。她倆非常親熱。子章有時到她家裏。委實有了她。沒有我了。我只有退一步想。因為初進蘇家。不久就要不客氣。你想這裂痕不是便要發生嗎。繼續道。你的服裝已經齷齪不堪。我去取一身來讓你換。到浴室裏去洗個澡。華英說聲謝謝。玉蘭就到自己房裏取了一身西裝。回轉書房。對他道。你以後別往他處。就在這書房裏坐。子章毅然不會來。隔了幾天。再送你出去。華英心裏一喜。可還不放心。恐蘇子章來。玉蘭便領華英到浴

原书缺页

原书缺页

原书缺页

原书缺页

胆發威。只得道。什麼好大胆。不過到你家來一趟罷了。現在我馬上走就是。子章冷笑道。你拐騙了秋萍。我正要找你。可是進門容易。出門難了。這時七個舞女。都來看熱鬧。剛纔那個舞女道。錢要拿到手了。不識相的來了個程咬金。也許是大家的倒霉。一個舞女笑道。你真貪財鬼。等一會都來不及。又不是不給你錢。倒什麼霉呢。華英聽她們說。便對子章道。我拐騙秋萍。有什麼見證。怎可盲然說來。子章道。那末陶劍輝登報捉你。你儘可延請律師向法院起訴。你又不是癡子。還要賴呢。恐在現代下。再沒有像你的好人了。不過我不把你的遺息。消漏到外邊去。就是不使你吃官司。你既然到我家來。我沒有什麼敬你。祇有敬你一點鐵窗風味。這是……華英連忙道。吓。你是誰人。膽敢來制發我。真是放屁話。子章冷笑道。你吃我的官司。比較法院裏頭寫意得多。因爲我做了

獄牢式的鐵棚。已有一年多了。再沒有人去住。恐要發黃了。所以叫你去住幾天。就放你出來的。華英聽了。頓時怒火高漲。就擎起手掌。把子章打了一下耳光道。你是什麼東西。胆敢來害我。我和你究竟有怎樣深的仇怨。子章怒道。好。不要緊。你老子爺不給你些辣手瞧瞧。恁地不知我的厲害。就對七個舞女道。你們跟我來。說畢。惡狠狠的到床邊去了。衆舞女見此神情。大爲不平。想一發娘子軍的威風。聽子章這樣說。只得跟他去。可是嘴裏還噤哩咕嚕着。華英見子章走。有些不明瞭。猛的轉念。恐怕這忘八蛋去拿手鎗來。那不是玩的。我是籠中之鳥。祇有逃到夏玉蘭處。懇求她極救了。主意打定。剛想轉身移步。驀聽着然一聲。脚下所站的樓板。忽然傾倒下去。頓時露出個窟來。直把華英摔了下去。華英聞聲知道不好。想急忙逃時。早嫌遲慢了。兩脚向窟一沉。兩眼一陣

昏黑。身體如冰雹從天而降。知道一入黑窟。如進黑暗地獄。永遠沒有再見天日。心裏雖然黯然想着。眨眼間。條的跌在地上。覺得地上鋪着很厚的軟物。這一捧。就昏過去。好一會。遂甦醒過來。兩眼睜開看時。見滿目黑魃魃的。瞧不出一件東西。覺得斜躺着。便伸手左右一摸。遂知道鋪的是柴。頓了一頓。欠身坐起。定了定神。遂審辨得出四邊圍着鐵柵。覺得這地穴裏頭。含有陰氣撲人。華英至此。不免樂極生悲起來。仇視蘇子章。恨入骨髓。他畢竟施這種辣手來發制我。痛恨地上的柴。要是沒有。早入鬼門關裏。願意了此殘生。又不能出去。豈不把我活活地餓死。不過使我這樣死。我做了鬼。也要活捉你到閻王殿上去問個皂白。想到這裏。淚下涔涔。咬緊牙關。咯吱咯吱地響。兩手緊握着。作大無畏的怒容。在下一枝禿筆。不能寫兩樁事。祇得把華英暫放一邊。蘇子章見華

英已經陷入地穴。哈哈大笑道。你這小忘八。須知打老子爺的耳光。不是給你玩的。現在恁知爺爺的厲害了。衆舞女見此神情。都詫異起來。莫不面面相觀。有一個問子章道。你怎會把那人摔下樓去。接着一個道。可怪的就是樓板上會露個窟來。隨後恢復原狀。這個玄虛。令人不明瞭。請你告訴我們。子章搖頭笑道。這不能夠宣佈。趕快舞一齣「痛苦者」來。衆舞女笑道。你說了。我們就舞給你看。子章笑道。你們都是笨蟲。何不想一想。那不是知道了嗎。最長一個舞女笑道。我們爲了不知道。所以要問你。你要擺架子。我們就不聽了。趕快拿錢來。每人派五塊錢。拿了。好讓我們跳舞。說罷。嘻皮笑臉地伸手過去。子章把她一下掌笑道。賞你五塊錢。誰人再來領賞。那個舞女輕輕地把脚一蹬。頭一斜笑道。你不賞我們。我們可要罷舞呢。你可想賴了。這們一說。聽得衆舞女哄

然一笑。都是異口同聲。子章笑道。你們不要吵。錢給你們是了。說時。掏出一疊鈔票來。每人發五元。發畢道。我索性做個好人罷。不過這個東西。看了不可轉告人家。那個舞女笑道。別說這個那個了。肯給我們看。便暢暢快快罷。子章嘆嗤一笑道。閑話少說。你們睜大了眼睛看罷。說畢。轉過身。臉對牆壁。用脚尖向壁邊一踏。就見高度三尺餘的一方壁。驀地開了一扇一尺大的小門。這時衆舞女都擁上去看。見小門裏有一塊八寸大的木板。板上鑄着四個電燈開關似的。子章道。這四個機頭。分兩個地穴。可以使樓板開閉的。便和武俠電影上的機關一般。你們看了。大概都明瞭了。衆人恍然大悟。就有兩人異口同聲地道。那末那人摔下地穴。可以上來嗎。子章道。可以的。不過不在這裏上來。說時。一踏間壁的機頭。那扇小門。就閉上了。絲毫沒有破綻。衆人嘖嘖稱奇。遂到床

前去。子章到床前壁上。揷了一揷電鈴。道。等一會舞。就有傭人來了。衆人答應。……玉蘭坐在書房裏。等了好久。不見華英來。默忖他浴後。聽了音樂聲音。要是盲然去看。那就糟了。心裏有些忐忑不安。就毅然去看個皂白。推進浴室門。見空無一人。一張椅子上。放着華英身上的一身西裝。這可證明。毅然遭禍無疑。心裏便覺恐慌起來。這時驀聽樓板蹬蹬的步履聲。心想誰人來了。就出浴室門。見來個是得青。問道。到那裏去。可見你剛纔救的人。得青慙近道。不曾看見。不是你領上樓的嗎。現在少老爺叫我去。玉蘭道。我和你同去。不過我不進去。你當了子章的面。不可以說我在門外。得青答應。就一同走去。玉蘭站在門外。側耳細聽。得青便走進。對子章叫聲少老爺。子章點點頭道。剛纔有個人。在門邊窺看。被我瞧見。把他拖進來一看。原來是我的仇人。現在已被我摔入地

穴。你可以去看守。每天給半碗飯他吃。看守五天。這忘入蛋。可以餓死了。就可胡亂葬了了事。得青聽得嚇了一跳。不敢多言。只說聲是。就走出去了。順便把玉蘭推了一推。這時玉蘭已經氣得玉容失色。忍無可忍。走進對子章冷笑一聲道。你對得青說的什麼。哼。子章見門角裏奔進個李逵來。不由得吃了一驚。陪笑道。我對得青沒有說什麼。你別誤會了。玉蘭對他瞪了一眼道。既然沒有事。叫得青來做什麼。還要說呢。陳華英和你有什麼仇怨。要把他摔下地穴。而且還要害他。你的良心何在。畢竟不顧同學友誼。做出傷天害理的事來。於心安樂。子章聽了。吃了一驚。假做不知的道。你的話。從何說起。我聽了莫明其妙。那裏來的陳華英。你可在做夢了。玉蘭恨道。你還要賴。恐你在做夢。一天到晚。跳的斷命舞。唱的狗不吃歌。弄得飯也不想吃。你的錢。又不在白花。何必這

樣發洩。我限你三天之內。完全要取諦。否則你小心了。子章也不怒。反而笑迷迷道。小心什麼。祇都你打我幾下罷了。你不知道我在這裏的滋味。比較吃飯也飽。比較抽大烟精神愈加充足。超過一切的可能。我親愛的。你可也來跳舞。玉蘭薄嗔道。別胡說。我瞧你有些目迷神眩。別再把這們扮得似女妖怪般的。放在心上。及早取諦。你要是違背我。我不打你個食也不吃。我可不姓夏了。子章格格笑道。我親愛的。別再說了。使人聽了要笑。你現在當然不姓夏了。改姓蘇了。說畢。一陣呵呵大笑。玉蘭對他眨個白眼。惡狠狠地。伸手一指道。你別油嘴。總有一天擰你嘴。不敢和我辯。還要拜倒我長旗袍下。哼哼。你當心了。說到這裏。對他瞪了一眼。遂轉過身軀。無精打彩地。走出門去了。心裏非常惱恨。便回到書房。摘了個一百支光的電泡。在跳舞南邊相隔五六間的一間走進。陳

設華麗。走到右邊壁邊。就蹲了下去。坐在樓板上。伸手在壁邊。擱了一擱。坐的所在。約摸三尺的大小。就如電梯一般。不快不慢地向下沉去。樓板上就露出一個窟來。眼前頓覺一黑。未免有些驚惶。不多時。驀地停了。眼前黑魃魃的帶着一種綠幽幽的光彩。陰慘慘地。如入羅刹地獄。知道開的綠色五支光電燈。耳朵裏隱約聽得講話聲。忽地斂然。便走下。那塊樓板。好似有彈性一般。仍舊不快不慢地掀上。原來地穴的深度。足有二丈多深。樓板底面的四角。用有四條粗圓的電線鑄着。壁邊機頭一擱。板底兩邊。用有四條電線。長度有五丈左右。相接板底四角的電線。可以往返旋轉。宛如電梯一般。非常的隱妥。閑話少說。玉蘭走了兩步。喊道。得青可在。得青聽太太喊。連忙在鐵柵邊走去。暫近道。太太叫我可有事。玉蘭把電泡給得青道。你把壁上的換開了。得青接過。知

道是電泡。便答應一聲。到側邊壁邊。把百支光電泡換上。頓時五光十色。照得四週如白日。玉蘭得青遂到鐵柵邊。見華英低着頭。右掌貼着腮。坐在柴上。玉蘭至此。心裏有些不忍。幾乎悽然淚下。問道。陳先生。你怎的不小心。會去看她們跳舞。造成這種現象。華英默然。玉蘭對得青道。陳先生已到這種地步。都是你的禍魁。你應該想個法子救他才好。得青搔着頭。蹙着眉道。太太。我是一個僕人。處於老爺太太們的管轄下。我救陳先生進來。也是出於至誠之心。誰知有這一著。那有一種權力。可以救他出去呢。惟有你作主。玉蘭頓了一頓道。好。那末你把鐵柵起了。要是有事。都有我負責。毅然不和你相干。得青答應。就到壁邊電燈下面。把機頭擡了一擡。只聽煞辣辣一聲。宛如風吹落葉聲響。那四邊的鐵柵。就似流星一般。直向上面馳上。玉蘭道。陳先生。趕快出來。我救你出

去。華英抬起頭來。滿面淚痕。顫着道。多蒙夏女士見憐。使我銘感肺腸。可是我
已作無歸巢之鳥。出去也死。不出去也死。還是死在這裏。倒也一乾二淨。所以
我抱定宗旨。毅然不出這鐵柵圈了。玉蘭走進鐵柵圈子。在華英側邊蹲了下
去道。你別這樣說。我有錢給你。你不過目前的蒙難。將來的發展。正是沒有限
量。況且你正在青年時代。一切的事。須抱樂觀。你爲了秋萍。也許是造成這種
惡劣環境。你前幾個月。到我家裏時。我待你怎麼好。你自己要拒絕我。到現在
大概知道人情冷暖。世道崎嶇了。弄得我處於這種境地。將來的幸福。正是渺
渺茫茫。子章又壓制我。簡直說。我也不歡迎他。人生在世。不能自由。便是生平
最大的缺憾。我到蘇家。日子雖然不多。大有不願之勢。說不定一有裂痕。就要
和他離婚。只要你心地光明。別再想秋萍。我願意嫁你。這種風俗。滬地使然。不

作罕奇之談。你也別傷心。趕快起身罷。說畢。掏出一塊雪白的絲帕。把華英臉上的淚珠抹去。遂兩手插入華英的兩腋下。把他攙扶起來。要知華英肯否起身。請閱下文。

第五回

酒醉徇街頭救人昂昂

語終揮淚珠怪事咄咄

華英被玉蘭這樣一說。不由主的起身。自己不知道說什麼才好。遂一齊走出鐵柵圈子。就聽煞辣辣一聲。那四邊上邊的鐵柵。條的落下。華英心想好險。這忘八蛋做這機關。有什麼用。他的手段未免太辣。令人痛恨。要沒有玉蘭。我便永遠無見天日。她的請求。因她是有夫之婦。我不能夠做禽獸行爲。允她的請求。墮落自己人格。須知強佔少婦。法律上未免許可。想到這裏。偶然移過臉。見裏邊還有個鐵柵。心裏不覺一怔。玉蘭扯着華英衣袖道。別閑看了。得青在等

呢。華英移過臉。遂一齊到樓板窟邊。得青在壁脚用脚踏了一踏。就見上面露出個窟來。樓板也落下。不多時。已到停住。三人站上。樓板便騰空上升。眨眼間。已到上面樓上。三人走過窟。華英僵僵着身體。審辨地穴所在。却絲毫不能分辨。暗自嘖嘖佩服。玉蘭對得青道。你去把電泡換了。怎的也忘掉。得青答應。玉蘭就和華英到寢室。見陳設得非常華麗。玉蘭道。我本欲留你幾天。無奈事被子章知道。所以不敢留你。恐再被他知道。剛纔的請求。你作何種的感想。華英默忖還是答應。祇要口是心非是了。就道。夏女士適才的話。句句打入我心坎。致於秋萍。我弄到這地步。早已心恢意懶。俗說孽海無邊。回頭是岸。現在女士見憐。肯高抬貴手。真是銘感肺腸。沒齒難忘。你說怎樣。我總依順的。玉蘭聽他竟說出這樣話來。真是意想不到的。心裏不由得到一種愉快。喜得嘴也合不

攏來。對華英緊瞧了幾眼。似含無限的深情。輸送他到心坎裏去。遂笑道。你能夠回頭。便是你的福音。現在你走。我有一點敬意。望你到外邊善自排遣。諸事自慎。有空閑時候。可到我家裏去玩。和我媽媽隨便談談。我自然有電話到家。中。你我別後的事情。大家可以知道。說到這裏。微微笑了一笑。遂擰身到床邊去。華英見玉蘭水汪汪的秋波。宛如澄青的湖面。蘋果般的兩頰。笑起來。會露出兩個小酒渦來。天然一種美麗。確是一個好女子。令人心旌搖搖。不過家境豪富。嫁的丈夫家境。也是豪富。唉。夏玉蘭啊。你盡善盡美的人不跟。何必偏要跟無家可歸的陳華英呢。想到這裏。見玉蘭笑嘻嘻的。轉過身來。右手握着一捲鈔票。一伸笑道。這捲鈔票三百塊錢。贈送你的。聊表我的寸心。你到這地步。也別再推諉。慨然收了吧。華英笑了一笑。就不客氣的接過收藏了。道謝了幾

句。玉蘭至此。未免黯然魂銷。捨不得別離。笑道。陳先生。今天在這裏過夜。明天再走吧。彼此可以多聚一會。華英道。逃出鐵網。如用九牛二虎之力。要再被子章知道。那我的性命。必沉於大海無疑。所以不敢耽擱時光。女士說起。倒提醒了我。恕我無情。我要走了。說畢。對她微微一笑。遂慢慢地轉過身軀。玉蘭掠了一掠雲髮。笑道。喔唷。說起風。你便要扯篷。我懊老說的那末你在外邊。諸事須要謹慎。毅然不可以負我適才的話。牢記牢記。華英回顧點頭一笑。玉蘭遂扯着華英手。慢慢地踱出寢室。轉往樓下去。此時此刻。覺得光陰刻刻可貴。喁喁情話。娓娓私語。大有一刻值千金。戀戀不捨。難受之紅暈。泛露在兩頰。儼然如一對患難夫婦。到了樓下。玉蘭喚僕人開門。遂親自送出門外。握手而別。華英撥開大步。向東邊走去。默忖玉蘭的待我。真是一片誠心。還是癡情不斷。一縷

情絲。縛在我身上。可嘆我自己。命運多舛。父母雙亡。不知苦到怎樣的境地。遂可還我的心滿意足。委實我一無所擅長的技能。玉蘭何苦戀着我呢。我勸你還是追隨子章。不失你的幸福。否則陰陽舛亂。斷送莫大的幸福。不過對於子章。我有些缺憾。非出一口不平的氣。那我死也瞑目。想時和未想時的趨步。比較慢得多了。偶然回過脖子。見玉蘭倚門默笑着。她見他回頭。就把手中的白絲帆。擎起臨空招展着。表示歡送的意思。華英便報之點頭。遂扭轉脖子。仍舊往前走。覺得半天沒有進餐。有些肚餓轆轆起來。知道附近沒有酒菜館。最近呂班路有家西菜店。我可去一嘗。把主意打定。便雇一輛人力車。直詣目的地。跳下車。付之車錢。一座小小的洋房。四邊的玻璃。可以瞧得出菜店裏的一切。從三級階石跨上。一扇翠綠色的玻璃門推進。見迎面壁上。懸掛着一座圓式

的掛鐘。短針准指着一點鐘。下面是一座賬櫃。一張檯上。坐着一個二十多歲的女子。手掌貼着粉頰。撐在賬櫃上。兩眼惺忪地。好似剛纔起身的一般。間之中央。密排着玲瓏的小小圓檯。檯上鋪着雪白帶紅紋的布毯。毯上放着一個粉紅色的小瓶。也有淡青紋的。顏色有不同。瓶裏插着時令的花卉。檯的四週。放着四張沙發的椅子。滿間陳設得很華麗。這時椅上的吃客。零零落落的。祇有五六人。門首左邊。有四個伙計。劈劈撲撲的。正在忙個滿天星斗。就有一個穿着白色制服的招待員。笑嘻嘻地走上招待。華英就揀擇一個座位坐下。要了火腿排茹條。燒火雞沙生治。花旗炒香肚。法式鐵排雞。鐵排桂魚。奶油蘆筍湯。一瓶啤酒。一客咖啡。計八樣。招待員就一樣樣的寫了。交給配菜技師。先把啤酒咖啡拿去。華英先把咖啡喝着。不多時。六菜都來。差不多滿放一檯子。招

待員摘過一隻玻璃杯。把啤酒的塞子撇下。趁勢倒下杯中。滿倒了一杯。酒花便高漲漩渦着。華英趁酒花高漲。連忙擎起杯子。嚥都嚥都。喝了兩口。遂放下桌。任意把各菜吃着。一邊吃着。一邊想着。我今天要沒有玉蘭。非但不能夠出險。那裏來的大吃而持吃呢。玉蘭的大恩。我總不能忘掉。連我肚裏的蛔蟲。也受玉蘭的大德。否則這時在肚裏。輾轉叫個不定。那我愈加要難受。他雖然胡亂想着。不知不覺地。把一瓶啤酒已喝去半瓶。似乎臉上有些發熱。知道有些醉意了。心想不能再喝了。可是那些菜都沒有吃完。未免有些可惜。我也沒有事情。索性吃個乾淨。便是吃醉。可去開個房間。睡個眼清目亮。豈不是一件快事。主意打定。便把啤酒喝着。又着一雙筷子。就狼吞虎嚥着。等到酒喝完。差不多六樣菜。盆底也向天了。華英吃得大有醉意。面紅耳赤。頭眩神迷。幾乎要嘔

出來。遂定一定神。對招待員招招手。招待員連忙走來。身體微躬道。可是要飯。華英道。吃不下了。共計多少錢。招待員含笑道。共計四元一角五分。說畢。擰身摘過面巾來。華英心想這多菜。真便宜。祇收這點錢。就接過面布。稍略臉上揩了兩下。便掏出一張五元的鈔票來道。別找了。餘多作你的小賬吧。招待員說聲謝謝。到賬櫃上去交賬了。轉身帶杯咖啡給華英。華英見他大拍馬屁。心裏快樂得很。把咖啡吃完。就起身到外邊。招待員自有一番馬屁話。這也不必須表。華英走上馬路。覺得兩腳發浮。有些搖擺不隱。心裏酒醉的難受。確乎說不出的。就慢慢地向霞飛路踱去。到什麼地方的宗旨。連自己也不知道。走不到二十步。一經風吹來。酒火真往上衝。心中的難受。更是支持不住。突轆轆一聲。吃的東西。全都嘔吐出來。恰巧地上。有一隻黑狗灣尾躺着。這樣一來。嚇得黑

狗直跳起來。撥開四脚。盲然向前就奔。恰巧前面有個老嫗踱着。那狗急要逃。不偏不倚的衝碰在老婦的脚上。老婦大驚失色。移臉見是狗。想用脚踢時。狗已逃向馬路中去。這時從呂班路口。宛如風馳電掣的。馳來一輛汽車。那狗驚惶失措。想避汽車時。早嫌遲慢了。慘叫一聲。已經嗚呼哀哉。只聽開的一聲。汽車連忙攔車。弄得馬路上的行人。都來看新聞。汽車夫開了車門。跳下車。對車裏的少婦道。姨太太。斃死了一隻狗。死得真可憐。原來這少婦。正是周玉梨。玉梨見遭了禍。恐生意外。對車夫簿嘆道。你管什麼閑賬。趕快開車。車夫不敢說什麼。左脚踏上車板。觀衆裏頭。有一個中年男子。穿着黑布的夾襖夾褲。頭上歪載着一頂瓜皮帽子。兩袖口翻起。露出白布的袖口。腆肚挺胸。好似一個流氓。把車夫手臂一推道。朋友。你充汽車夫。也是在外邊混混的。怎的遭了禍。還

不識相一點兒了事。車夫擰身道。識什麼相。你是誰。要你管這筆閑賬。那人高聲道。什麼。你肇了禍不認錯麼。須知這隻狗。是我畜的。車夫道。狗頭上有你的名兒嗎。須知我不是有意斃牠。牠自己衝上來的。識相什麼呢。說畢。兩手叉着腰。玉梨聽兩人的話。都不肯視弱。恐他倆演起武劇來。倒不是玩的。就下車。對那人道。狗也死了。大家簡便一點兒。媽媽虎虎了事吧。那人道。我已說過了。他自己不認賬。老實說。我這隻狗。十塊錢買來的。養了牠三年。別說多錢。起碼二十五塊錢。玉梨聽了。心想這多貴。這倒難了。剛想開言。車夫連忙道。呸。二十五塊錢。連二角五分也沒有。你有什麼顏色。儘管獻出來是了。那人怒氣高漲。兩眼圓睜。哼了一聲道。好。看我的顏色。說時。兩手各把衣袖抽了一抽。遂冷笑一聲。轉過身體。彷彿走的樣子。就有一人和他同樣的打扮。走上把他扭轉身體。

道。老大。你爲了一隻狗。值得生這麼大氣。你瞧我的面子。就價格方面。稍爲便宜些。致於她方。當然肯出。決然說不出不出錢的。那不是兩方和解了嗎。遂對玉梨道。我來打圓場。你也慷慨一點。算二十塊錢可好。玉梨見衆人議論紛紛。未免紅暈泛於兩頰。可沒有帶得如數。就道。我祇有十五塊錢。行不行。若不行的話。任你怎的辦法吧。那人皺了一皺眉道。本來不行。瞧你沒有錢。就將受一點是了。說到這裏。移臉四週看了一看道。哎。喲。看的人好多。趕快把錢取出。說不定等一會。巡捕要來了。那你十五塊錢真不夠哩。說聲未完。見掙扎走進個剛纔的老婦來。把軟綢夾旗袍下幅掀起。惡狠狠道。這隻瘟狗。死也不足惜。把我一件簇新的綢旗袍。玷染了這大的穢積。可恨可恨。先前一人道。你這老太婆。自己走路不當心。趕快走你的路吧。老婦放下。對老大道。你是什麼東西。要

你張牙舞爪。我玷染了衣服。難道不能說嗎。老大不睬她。對玉梨道。錢趕快掏出。我們還有別事呢。玉梨只得掏出十五塊錢道。死狗須要拋撇。以重公德。老大接過錢。便把死狗摘去。觀衆遂一哄而散。車夫對玉梨道。這兩個忘八蛋。是同枝連氣的。明明敲竹槓。我恨不得各賞他倆兒耳光。因爲你怕事的。我就不響了。玉梨道。別多說。上車吧。說畢。鑽進車去。車夫剛想上車。睇見馬路邊。來個身體搖擺不定的酒鬼。原來華英嘔吐在狗身以後。心裏更加難受。似要腸斷寸寸。突軋軋幾聲。吐了幾回。弄得眼淚淌下。恨不得連肚腸也吐出來。遂把眼淚揩去。驀聽哄然一聲。接着開的汽車搗車聲。就抬頭一看。見許多人圍着一輛汽車。都說這隻狗死得可憐。華英聽了。不由得撲嗤一笑。自言自語道。唉。都是我不好。吃酒的誤事。由此可見了。遂慢慢地前行。走了十多步。心坎裏又難

受起來。差不多又要吐。索性站定。定了一會神。比較適暢多了。這時觀衆才散。便再往前走。可是走不快。宛如楊柳臨風一般。這時便被車夫睺見。心想適才老婦的旗袍。玷有污積。狗的身上。雖有血積相間。可瞧得出污積。和老婦的一樣。定是這酒鬼嘔而玷染的。姨太太被流氓敲去十五塊錢。那我也須敲他的竹槓。毅然一本一利才好。瞧他西裝打扮。定然有錢的。主意打定。對玉梨道。姨太太。你稍爲坐一會。那邊我的朋友來了。不等玉梨答應。早撥開大步。迎上華英。見華英微低着頭。一時瞧不出他面孔來。挨近道。喂。你知道肇了禍麼。趕快拿三十塊錢來了事。華英聽得一嚇。連忙抬起頭來。見了車夫。不覺楞住了。車夫見了華英。也怔住了。華英道。我當是誰。原來是你。你說點什麼。怎的三十塊錢。車夫笑了一笑道。你也不要隱瞞。我也不必說了。華英連忙道。車裏頭是誰。

車夫說了。那末你何不到夏宅去。大概你發財了。華英聽玉梨在車裏。心裏寬放一點。要是夏錦江在。那我老實不客氣。便要滑腳了。玉梨待我不錯。我應該去相見一下。就道。去見姨太太去。遂一齊到車邊。玉梨早已瞥見。也就下車。兩人相見之下。各有心地愉快。車夫把汽車駛在馬路側邊。專候玉梨上車。玉梨倆也走路邊。對華英笑道。你出了我家。畢竟忘掉我。委實信也不通。現在酒吃得面紅耳赤。別的地方都可吃。何必這裏來吃。華英道。這地有個朋友。我去訪他。他就請我客。你往那裏去。玉梨道。到勞神父路去。你的面孔。比較從前又黑又瘦。近來做些什麼事。會這樣的。華英道。天天看京戲電影。不論那家京戲電影院。祇有好戲好片子。不論路遠近。總要趕去看的。因此面孔也黑瘦了。只要靜養半個月。仍舊可以恢復原狀。玉梨披一披嘴笑道。你的錢在白花。這麼

勤景用。我可不深信。閑話少說。既然你沒有事。在外邊遊蕩。可到我家去了。華英笑道。阿彌陀佛。拜拜我也不去了。至於借的五十塊錢。不敢白用。現在還你是了。不到的地方。還請你願諒。說畢。伸手到袋裏掏。玉梨不歡道。喔。我又不能向你討錢。瞧你的模樣。大概升高了。夏錦江待你不好。我待你不錯。說到這裏。見華英掏出一疊鈔票來。就一推道。你這樣分明瞧不起我。難道這一點錢要你還。算留個後情吧。華英連忙道。我受你的恩德。何嘗會忘掉。怎的會瞧不起你呢。不過借的錢。理該要償還。你我的交情。也不會斷絕。別再推諉。請你收了吧。說畢。把鈔票伸過去。玉梨退一步。勉強一笑道。難道你不知我的脾氣麼。別推推崇崇。被人家見了。算什麼樣子呢。華英嘆口氣道。你真客氣。我祇有福氣了。謝謝。仍舊把鈔票納入袋裏。又道。你的臉上。比較一月前。稍爲瘦些了。近來

身體可好。玉梨微嘆一聲道。你一月前。所以要脫離夏宅。我已知道了。你究是一個弱不禁風的文人。說來話去。都是我不知道。而使你拉車子。你去以後。我少了一個知音。兀自益復無聊。近來錦江對於我的態度。很冷淡。我本來身體頹唐。這們一來。就不能夠起床。蹣跚在藥爐。終日爲伴侶。追念身世。能不傷神。平添無數眼淚。有誰來憐惜我。這樣的約摸十天。我的臉。已經瘦得不堪了。華英聽了。爲之感動。嘖嘖嘆了幾聲。玉梨道。今天不便談話。你有空閑時候。不妨到我家去。別忘了。說畢。微微一笑。點點頭。上車去了。只聽婆囉囉兩聲。接着鳴的一聲。汽車駛向馬路上。四個車胎。疾如流星往南邊馳去。華英呆呆地見汽車遠去了。遂移過臉來。還見幾縷青烟。臨空飄舞。遂嘆口氣。仍舊往北邊踱去。覺得有些酒醒。可還有點難受。就雇了一輛人力車。到霞飛路底一帶去兜風。

車夫奔得滿身是汗。氣喘吁吁的。且奔且道。先生奔了這多路。你究竟往那裏去。華英四週看了一看。都是烏濃碧綠的。高可尋丈的樹木。其間隱露着紅色和乳白色的高聳洋房。也不認識這道馬路叫什麼路。就道。停下吧。車夫巴不得早停。因爲沒有講妥價錢的緣故。這聲未完。連忙把軸子放下。遂擰身把衣袖揩去汗。說道。趕快把車錢拿來。三點鐘還要去交班哩。華英給六角錢。車夫把手臂一縮道。什麼。這點錢嗎。華英不和他辯。便再加他二角。車夫這遂收了。華英道。這叫什麼路。車夫掀起軸子道。叫憶定盤路。下去到杜美路了。說畢。走了。華英這時。酒氣全都消滅。覺得渾身清爽。默忖我既來這裏。索性遊覽一趟。趁時候尙早。到那時回轉未遲。把主意打定。便往北邊踱去。見兩邊的洋房樹木。令人心怡。走不多遠。迎面很遠轉灣抹角。轉駛來一輛汽車。這時馬路上的

行人。除掉華英外。差不多沒有。百步內可以見人。相距三丈不到的地方。馬路側邊歇着一輛深藍的蓬車。這時那輛汽車。差不多將要駛近蓬車。驀地從蓬車裏跳出兩個人來。躍到馬路中央。抽出兩支手鎗來。對汽車一揚叱道。哈。停下。就聽開的一聲。汽車停了。華英見了。不由得大驚失色。分明是幫票匪。或是暗殺黨。這時汽車裏的人。定然嚇得亡魂散魄。我何不趁有機會。幫助一臂之力呢。說不定車裏的人。也有手鎗備着。要是沒有機會。祇作罷論。把主意打定。連忙在馬路邊。躡足走去。就遙見車裏沒有人。那兩個匪徒。還在叱向車裏的人。一個把車門開了。左手執着手鎗。右手伸進去拖。華英躡足得何等快捷。這時已到車蓬邊。再向蓬車裏瞧了一眼。遂鼓仗着勇氣。躡足躍到望風一個匪徒邊。趁勢竄迫平生之力。把匪徒的手鎗。用力抽下。同時把右脚插進匪徒兩

脚之間。又把左手向他臀部一搽。匪徒措手不及。喊聲哎喲。身體歪栽身上。那個匪徒聞聲知道有異。慌忙蹲了下去。趁勢擰身。砰的一聲。對華英開了一鎗。華英知道必有這一著。早就避在橫邊。見栽地的匪徒。已在扒起身來。就對他砰的開了一鎗。可憐那個匪徒。擊個正着。再負痛奔了兩步。慘叫一聲。仍舊跌在地上。可是一縷魂靈。已經赴枉死城去了。這時剩個匪徒。大驚失色。連忙對華英砰的一鎗。華英也想開鎗。不料被他先發制。心裏不覺一慌。祇蹲身下去。那鎗子呼的一聲。剛從頭髮上擦過。華英同時蹲身時。接一連二的對準匪徒開了兩鎗。匪徒慌忙閃身。誰知第二鎗已到。再想避時。已嫌遲慢了。左臂上射個正着。就兩脚一昇。躺身倒地。華英知道他不死。見他還在掙扎起來。默忖索性開死他。再把手鎗開時。遂知道沒有子彈。索性把手鎗擲向匪徒的腦袋。匪

徒慘叫一聲。也破頭而死。華英見兩個匪徒都死。不由得呵呵大笑。遂向汽車裏一看。原來是一個出家的中年尼姑。打扮得不錯。見她嚇得如刺蝟一般。篩糠般抖顫着。遂道。喂。別嚇了。匪徒都被我擊死。趕快叫車夫開車吧。說畢。轉身去。瞥見車夫嚇得把脖子縮緊腔子。恨不得生了兩翼。飛上天去。剛走幾步。只聽道。阿彌陀佛。前邊的先生。請你回來。華英就擰身。見尼姑已下車。原來這尼姑。正是聖明師太。就合掌對華英道。多蒙先生搭救。請教貴姓大名。府上那裏。以便隔日蒞府拜謝。華英道。我是飄泊不定。也沒有一定的住所。偶到這裏來。救人之危。也不算什麼的。不用謝。我姓陳。名兒可忘掉了。聖明很詫異地。便皺着眉道。那末到我小庵裏去一坐。請你不要推諉。華英心想好久沒有乘得汽車。今天有機會。何不去參觀一下呢。就道。好。不過謝的一字。我不敢收受。聖明

師太道好。遂對車夫道。你送到庵門邊。再到巡捕房去報告。祇說一個姓陳的。路見不平。把兩個幫票匪開死了。那陳姓呢。當時也走了。車夫答應。華英把兩支手鎗。交給車夫。遂一齊上車。車夫就把汽車駛回。華英道。剛纔的鎗聲。可嘆附近地方的站崗巡捕。難道不曾聽得嗎。聖明師太道。怎的會不聽得。他們顧念着性命兩字。就懦弱了。充巡捕也是可憐的。那裏有個個像陳先生的勇敢呢。至於開鎗他們也是不得意一件事。華英道。是的。那麼未肇禍以前。大概有恐嚇信給你聖明師太道。那當然這已經第二次肇禍呢。說聲未完。汽車已在一座黃牆前停住。車夫把車門掀開。華英倆下車。只聽得的一聲。有一輛蓬車。在身旁馳向北面。瞥眼間。見汽車上並肩坐着一個女子。一個男子。男子扭轉脖子。望着這裏。好似蘇子章。就連忙細細審辨。可是那人已經扭轉臉。汽車也

遠去了。華英只當無事。一齊走進庵門。覺得和鄉村的庵堂。確有天遠地淵了。到得殿上。在右殿角桌邊坐下椅子。小尼姑獻過香茗。就有兩個尼姑問聖明師太。恁早已回來。聖明師太便把適才的事說了。弄得一傳五。五傳二十。全庵的尼姑。都來看熱鬧。哄然一殿。聖明師太就拿一千塊錢的一張紙票來謝華英。華英堅決不收。……華英說到這裏。嘆口氣道。不過子章太有些惡作劇了。無怪你秋萍妹不嫁他了。秋萍聽了。全都明瞭。回憶前事。驀地悲從中來。便不由得擁抱着華英。哭泣起來。華英這一來。也傷心淚落。好一會。華英一邊泣。一邊把秋萍遍頭的雲髮。慢慢地梳理着。一滴一滴的眼淚。落在黑漆似的髮上。又把左頰緊貼着秋萍的香髮。又吻了幾下。遂嘆口氣道。秋萍妹。使你處於這種境地。都是我不好。不過我始終愛你。請你別傷心。別傷壞了身體。說到這裏。掬

出一塊半黑半白的絲帕來。把他揩去淚珠。秋萍遂坐正。長嘆一聲道。自古紅顏多薄命。這句話很對。我也不責怪你。祇怨我自己命苦。不過我已和你訂過婚約。決然不能中輟的理由。自隨人格被你譏笑。但願你自創自業。所憂的。爸爸把你賞格捉拿。你須隨計應變。不可落他的圈套。牢記牢記。華英點點頭道。那末你在這裏。總不是妥善辦法。還是回家。況且玉蘭已和你代嫁。那我的罪。也可以取諦。秋萍道。師太待我很好。我在這裏唸唸經。倒也徜徉自樂。我不願意回家。祇你小心一點兒是了。不過玉蘭將來沒有良好的結果。然而玉蘭待你很好。華英道。我要是不拿她三百塊錢。她也不歡。簡直不能和你碰見。就掏出一百塊錢給秋萍道。這些錢在這裏零用。師太方面。她雖然感激我。總要付一點。秋萍默忖不錯。便收下了。談了好久。轉瞬又是傍晚。晚膳之後。又談了一

陣。差不多全庵人聲寂然。華英就到隔壁一間去睡。秋萍便把寢門關上。遂回到桌邊椅子坐下。把經書翻開。這是日常的夜課。輕聲唸道。「觀自在菩薩。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。照見五蘊皆空。度一切苦厄。舍利子。色不異空。空不異色。色卽是空。空……」唸到這裏。驀地聽得推門聲。知道是華英。默忖他這時來作甚。便移臉道。誰啊。這聲之後。不聽得答聲。同時。華英寢室裏聽得道。誰啊。接着哼了一聲。隨後疾走聲。辨牠足聲雜沓。不止一人。秋萍這一來。倒楞住了。分明是華英聲音。那誰人來推門呢。這們一想。不覺懼怕起來。又不敢開門出去看。越想越怕。便登床入眠。心裏有了事。一早便醒了。開門到間壁。見寢門開着。那裏有華英半個的影子。不覺大驚。急得幾乎要哭。慌忙去報告師太。聖明睡夢中。聞這驚耗。嚇得床上跳起。也不說別的。叫秋萍去敲鐘。要知後事如何。請

閱續集失足恨。

淚珠怨

(完)

1011